

萬曆武功錄

萬曆武功錄卷十三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二邊

黑石炭列傳

黑石炭字只第五子也。逐捨刺毋林哈喇毋林及捨伯兔水草以爲雄。嘉靖中與土蠻王文打來首難。寇我錦義諸郡。當是時速把亥亦欲入遼陽。廼使使者告黑石炭曰。吾遲若於遼河。今所與俱皆五路台周土獐。阿不亥乃蠻。阿不亥庄禿。此精兵也。於是同馳遼陽。奉集堡。制置使許綸遣五將軍絕幕。大克獲獲。

首虜五十四級。馬一百六十三騎。奪漢人張秀等二百五十有七人。居一二年。復與土蠻委正塔他昌吉長禿土支納木那林。竝聚兵炒禿。因寇我界嶺桃林冷口擦崖子。我兵皆鑿冰以阻胡馬。已從花兒營。寇山海關。一片石漢大出兵。馳黃土嶺。蒼頭軍白棟卽劒斬一人。懸首城樓上。示諸虜曰。敢犯塞者有如此刑。自是之後。黑石炭數爲寧前患。害臺御史魏學曾。微使諜者行義院口。聞有儼。輒以狀請。誠關吏毋阻。或開一片石便門。益得從間道走。著爲令。令諜者得所聞。輒疾走。走殆如蜚也。隆慶末。黑石炭陰與二衛。

至關市請比俺答索封貢臺御史張學顏亦欲比俺
答獻趙全事令生得速把亥反青來然後可是時胡
中又布衣穀食其酋長皆以錦繡相高用以誇貧虜
貧虜亦自以不得漢金繒誠羞慙於是開原廣寧市
益不可閉學顏請自今黑石炭得比三衛並皆市賞
如法其後甲戌黑石炭與委正以兒鄧黃台吉炒戶
兒卜言兀矮山堵兒四兔煖兒寇廣寧錦義頃之從
黃台吉圍海西寨乞婚王台是制制置使王一鶚以
黑石炭爲打刺漢從李乃哥所報也其明年正月黑
石炭粟馬哈喇毋林而會卜言台周打來漢自西北

來。速把亥。黃台吉及青委正土買罕長兔煖兔拱兔抄忽兒堵刺兒。自北來。竝屯聚插漢腦兒。於是從虹螺山直擣遼陽城。語在上言台周傳。其四月。土蠻黑石炭復屯聚。可兀魯思大聲欲逐前屯衛水草。因開市。黑石炭廼大言曰。漢如不從我。我其闔大關而入。略山海迤東。及開原迤西。秋毫不廼留也。其五月。果與擺言兀堵刺兒黃台。住萬餘騎。謀欲鈔錦義。因止壁栢凌河。先使數千騎擊凌河臺。望見虹螺山。兵預爲備。於是寇寧遠塔山而去。語在堵刺兒傳。其九月。黑石炭馳養善木聚兵。是時坤肚兒哈及上言台周

速把亥委正黃台吉以兒鄧長兔煖兔扯勞亥業已
度河欲寇河東開原瀋陽遼陽諸郡於是使伯朱戶
往專難營因視河決筴有如河淺則先入遼瀋不則
走廣寧錦義矣炒花具以實請其十一月黑石炭與
上言台周以兒鄧堵刺兒煖兔拱兔大會速把亥炒
花堵勞亥復鈔我遼瀋海蓋語在上言台周傳其後
丙子春與土蠻讐兀把都兒速把亥五萬騎欲擊開
原關市而以五十騎馳新馬泊臺旣度河副總戎曹
簞追奔斬首二級奪獲馬九匹它多湯河死是時備
瑞昌堡者將尹世爵道逢虜八人忽伏虜五十從尖

山臺起世爵及蒼頭軍九人中流矢死傷五人馬死
凡一十一匹頃之把都兒及兀魯速起於是大會黑
石炭爰兔拱兔長昂董狐狸寇前屯乘冰凍漢兵皆
束防故也其明年夏屯聚舍刺塔黃佃子欲分犯薊
遼於是以五十餘騎從鐵嶺鎮入二十餘騎從古城
入二十餘騎從松山堡麻溝台入竝止壁連山驛索
廣寧開市語在土蠻傳其明年春黑石炭復從反青
哈屯炒花速把多捨刺母林奔遼潘開原索市賞如
初頃之帥三十萬騎寇十方寺上榆林靜馭諸堡廼
先以五千騎從長定堡沙溝兒南窺墻入遊擊將軍

陶承譽引兵擊破之。斬首虜四百七十六級。奪獲馬牛羊盈甲亡筭。其明年春與速把亥伯言大聚三萬餘騎謀入廣寧。於是自車腦發兵南旁塞行獵以示漢不備。遂入錦義迤西略糗糧鐵器諸什物。其明年秋益從黃台吉大小委正反青拱兔煖兔以見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妹聚兵兀炭謀欲入廣寧塞而會崔八兒亡入漢。輒告克石炭爲長。克石炭廼卽黑石炭也。居亡何果牽奴子馬牛度黃河止壁那林。復請市如初。大將軍李成梁急使謀者。馳義院口屬夷五在以其狀告土蠻罕他太兒。灰正速把亥打來。

罕刑馬祭旂纛於好村。今已聚楛力。謀欲入遼左。令人皆牽牛四蹄。羊六角。以充餽資。已廼誠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則有罰。罰盈甲馬牛羊。五在謂打來罕。亦卽黑石炭乎。其冬與伯言戶兒速把亥銀燈五萬餘騎。從撥刺兔發兵往河西南兀魯班。薊喇哈鈔遼遠前屯衛。遂欲斬山海關而入。其明年冬。謀者馳告黑石炭銀燈。委正把漢寇遼左。今已至寬邦矣。居有頃。胡騎二百果從大鎮堡入。守備使周之望大出兵。逢戰捷。首虜凡四級。奪獲馬二騎。漢人一十二口。之望度此虜騎來。必窺視道里。當復從它道入。是時往

來者。或言虜欲入寧遠錦義。或言入廣寧迤西。或言入義院口。或言入花桑谷以報夙昔之怨。漢使謀者行黑松林望見紅土壩。虜騎聯絡四十里。煙火相望。於是大將軍李成梁提親兵李成材等備大清堡而遣副總戎曹簞原朴分道而馳。而胡騎二三百果往大靜堡外邊。東北走。成梁乘山頭舉火。諸兵魚鱗而上。接戰大破之。斬備渚賴阿亥。羅阿章。唐恩堯。若卡屯。太把失太等首。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騎。橐駝凡二十四騎。盔甲器械亡筭。我官兵傷丁朱佩等凡九十九人。漢馬死者凡三百二十六。

騎是歲也益。賜李成梁伯爵得世襲因給鐵券它
皆。賜金幣有差其明年春黑石炭又名打來漢廼
與委正聚兵捨刺毋林待土蠻土蠻方在黃河黑河
頃之與土蠻忙金兒合營欲寇廣寧寧遠錦州前屯
諸郡市夷慌忽大張石鐵匠後光以其狀微告漢漢
益發兵東備胡其夏胡騎五千從蘇家塌南北空入
分爲二枝以一枝守口以一枝深入爛泥溝漢發兵
擊破之斬首三級奪獲馬六騎頃之虜復從長勇堡
直奔溝子深入王大人屯殺略公行漢亡所斬獲已
以五百騎從長安堡大打鶯泊臺入殺五人略二人

馬牛十頭。賴劉五堡把總石定王追奔，奪其馬牛而還。已攻丁字泊堡，虜衆固千餘矣。從塔兒南空直奔懿路迤西，韓坡嶺。備禦肖汝芝密勸兵追之，遂解去。其秋黑石炭速把亥以土蠻命聚兵，哈亥惡，卜各素頃之，并皆馳捨刺毋林。既至，復移壁老河廠房。而黑石炭竟馳一克，磕力把漢，磕力聲欲略廣寧迤西山海迤東。亡河胡騎八萬，果往堡南走。是時虜中以長昂爲鄉導，長昂恐遼左亡所利，迺決筴寇山海關。一片石、黃土嶺、大毛山，有如諸路不可得。然後引兵入寧前，未晚也。於是合諸虜，皆携大小鈎竿往，總戎戚

繼光急使謀者誦之。行至十里兔眼。去大寧東北可二百餘里。望見大營盤。盤中皆吹掌。咧咧將治行。謀者趨走走。至羣澤。落兀素次克兒。東南視大寧漸近矣。輕騎曾不半日至。虜廼乘黑夜。小入數盜邊。給諫王致祥上書。陳六可憂。書多不載。其冬。花大幸使市。夷董吉那阿字。告克石炭倣。當是時。大小委正。及反青黃台。吉炊戶兒。以兒鄧額叅委。正程把都拱。兔煖兔契。椿勞黃花台。吉逞吉兒。把拜宰桑業。已馳古路。半那林。可兒箇矣。而土蠻亦已度老河。委正馳青山口。大凌河。謀欲鈔新白堡。清細河。是日。大將軍李成。

梁移廣寧以備清細河鎮靖關之衝。恐虜意我有備。復移壁寧前間。至開原。三軍皆積慮。并心以備。胡爲務。率之寇寧遠慶雲中。因深入鐵嶺。已寇義州。深入大寧河右屯衛。其明年春。土蠻上言。台周腦木。大黃台吉。大小委正。以兒鄧煖兔。拱兔炒戶兒。屯聚。致只罵火屯。已馳赤納哈氣兒。詳言略海西建州。因至錦州。深入松山杏山小凌河。毆殺吏卒。黑石炭爲人。徂詐。而習兵。常隨市。要挾。以窺我虛實。間分兵盜竊。以牽制我首尾。旬月之間。軍書交馳。羽檄輻奏。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從大寧堡出塞。四百餘里。直擣襖郎兔。

轉戰四日夜。大破之。斬阿亥、恰脫、柰等首。凡三百四十三級。奪獲馬凡四百三十騎。盔甲器械亡筭。我蒼頭軍死者凡六百八十騎。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漢馬死者凡六百八十騎。周詠以其事聞。下大司馬議。因奏捷告郊。廟如禮。是時上方行大闈。禮喜甚。賜李成梁以下金錢幣帛有差。其夏克石炭益憤。禩郎兔之敗北。卽引以兒鄧小友青上言。兔阿亥復至舊遼陽。阻河爲險。謀寇我廣寧。塞已大會。速把亥花大炒花老撒卜兒愛聲欲入遼瀋開原。頃之虜騎萬餘入我長安堡。副

總戎曹簞發兵追奔。捕斬大相當。未得飽其欲而去。自是之後。虜騎遂聚衆至二萬餘。突入濟陽上榆林堡。因擊我蒲河關廂。副總戎秦得倚擁兵疾力戰。虜廼遁走。走出塞。其後乙酉。打刺漢與土蠻黃台吉。黃太舟。倚克聚兵。曾遲堡。欲寇我開原。鐵嶺。瀋陽諸郡。降夷稽刺敗。具以實告。其明年秋。虜入鎮北堡。殺軍三人。略馬一騎。已入靖安堡。殺三人。略樵夫二十三人。馬牛一十五頭。於是制置使王一鷄。急使市夷曉譬。以漢法。隨還我畜產。已入瑞昌堡。堡出兵追逐。斬甲首一級。奪獲馬一十五騎。虜至。擊傷我官兵凡八

十一人馬騾凡九十三頭。當是時，虜又入寧前，毆殺吏卒。而會主山海關者楊恆，亦以其事告大司馬。請下御史按驗。詔可之。其冬，胡騎八萬屯清細河，去鎮夷堡十里而近乎。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出角臺，副總戎李寧孫守廉出牽馬嶺，裨將姚大節出廣寧鎮城，而分巡使任天祚卽提備禦使傅濂及楊威兵登城，列戰車火器爲陳而待。虜度已弗與漢兵強，恐旋從大定堡出邊，居亡何。復大會以兒鄧銀燈一克及青把亥及青一克大成把亥大成黃台吉，必欲略廣寧寧前錦義諸郡。是歲黃達子種糜子多不收，虜益

易于行劫略。日夜趨治兵以待黑石炭。黑石炭業已與抽口兒大小委正。檜臣台吉等騎馬請烏峰塔矣。其爲計。大氏遲花。大把兔兒。抄花。竝馳關市下。詳要挾。我市賞陰。得以規關中虛實。其明年夏。復與銀燈土蠻把漢打來罕。一搆委正。鈔我廣寧東西。當是時。把兔兒上言。顧老撒卜兒愛媛兔伯言兒亦寇三岔河。迤西沙嶺高平大小黑山。頃之虜騎萬餘。皆從邢百戶大臺走東蓮子湖。擁入迺中分營。一營奔鎮武堡。東西門。一營奔老鴉莊臺。於是遊擊將軍劉崇正發槍砲。火箭如雨。而虜亦不避。矢石迎戰數十合。自

辰至未。殺我軍黃相等一十六人。傷李敏等二十九人。略馬三十四騎。傷一十五騎。道上行人及馬牛車輜奪鹵幾空。而會西洋西平西寧兵至。合營。虜始還度河。而以半攢立。欲南馳。見湖泊泥濘。低徊者久之。正兵營兵。又自西來。屯盤山驛。魚鱗雜遝。由此胡騎盡引去。頃之。漢使謀者分道而誦之。於是降夷我允出鎮安堡。阿卜當出長勇堡。乃六出鎮夷堡。我允旣行至莫艾兔。去邊可四十里。逢虜騎接戰。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阿卜當至中遜河。則去邊一百里矣。捕伏林中。適虜騎百餘往南走。阿卜當儉率從中起擊。

破之。斬首四級。獲生口一人。奪獲馬五騎。牛一十二頭。虜亦射我降夷擺賽一人。馬五騎。傷我兵王友功等三人。是時獨乃六馳。硃砂壩。去邊三百里而遠。且行且捕。斬首虜七級。餘殺虜盡遁走。乃六卽從新寺兒山而還。一時降夷分數道出邊外。皆能積功勞。邊吏竝傳以爲美談。其後夜不收黃景運亦出塞至流沙溝臺。道逢虜。虜大半被水坎傾馬。馬疲弗能前。於是以前二百騎奔東昌堡。迤西新舖臺。道備禦使古太相追逐。斬首一級。奪獲馬四騎。亡何。胡騎千餘從西平堡平山臺入。而分六十騎從鎮寧堡。張茂臺。深入

盤山驛三里橋。迤東略四人而去。臺御史顧養謙與大將軍李成梁議。邀其歸路。廼遣五將軍從鎮遠堡。樣臺。馳東遼河。去邊九十餘里。鏖戰。斬首三十七級。奪獲被虜四人。馬五十騎。我兵亡李繼祖一人。傷官兵馮文川等一十九人。漢馬死者一百九十一匹。其後辛卯冬。與委正及西虜哈卜慎寇。我花嶮谷。居一二年。甲午春。與火彥銀燈黑籌大成。更根兒燒大成。寇廣寧東西。語在上彥把兔兒傳。其明年春。與把兔兒卜言台周耿革台吉小反青一克大成。稱兵欲報鎮武堡之役。先是把兔兒寇鈔我鎮武堡。關吏殺扯

拜。及黃台州。扯拜。故委正子也。

讚曰

李只之子五人。黑石炭獨以強著哉。它所謂打來孫。及阿牙台皮卜。以麻王文打來。稍稱善乎。然再傳而土蠻則惡矣。此人親打來孫子。貽我遼左。數十年太患。介冑至生。璣蝨而尚莫敢解視。豈不勞哉。襖郎兔之捷。黑石炭能無凜凜乎。察其有關市語。最傲。未可謂其悔禍也。傳稱虎而翼。每聞土昧。又黑石炭子。則又未嘗不爲遼左長太息也。

大委正列傳

大委正。又名庄禿。打來孫第四子也。始己卯秋。土蠻發難於遼左。而大委正輒擁衆以從。並聚兵兀炭。已廼與上言。台周宰桑兀兒黑石炭。帥十二萬騎度河。走那林。因稱引俺答事。請封貢。而曰。俺答爲漢子。我爲老婆。且與諸酋遂不得爲王。及大執事。誰甘心哉。制置使王一鶚。堅弗予。明年遂馳而捨喇母林矣。而以上蠻騎未至。所持鈎杆挨牌。皆置左右營。曰。吾以此攻城。何城不破乎。居月餘。土蠻果與大委正等度老何。聲欲首寇我廣寧。於是廣寧見告矣。其明年二

月。迺引上言台周等大會於女只罵火屯而欲先以
海西建州爲務。然後及廣寧。諸虜騎於是夾道而馳。
馳赤納哈氣兒也。亡何大委正竟與黃台吉克石炭
且欲大入廣寧。塞遂引兵走黃河。迺北當是時。土蠻
爲主盟。大委正碌碌特不過相因並起。爲虎附翼耳。
然欲狂犯于東。則先易謀于西。實大委正謀也。久之
西虜哈不慎引二萬騎來與土蠻合兵。謀欲入寧遠。
山海桃林塞度非得大委正及三衛莫可者。亟徵大
委正。大委正勢始強盛矣。乃進而寇我山海。及老軍
屯一片石。我師擊破之。多所斬獲。語在哈不慎傳。居

一二年。甲申春。卜言台周起。已把兔兒。及花大抄花。老撒卜兒亥起。而大委正。輒從黃台言。以兒鄧青把都後。馳養善木。迺聚土妹。扯臣反青莽古素塔塔兒。伯戶莽惠拱兔煖兔。焚兔兵。并擁衆。大入遼潘塞。不絕。是時大將軍李成梁備河東。而竊意虜知我有備。勢且還河西當路塞。卽勒習軍。軍錦義寧前。其五月。移帳東敖母林。已迺從大紅羅小紅羅。走我寧遠塞。盜邊。而會董狐狸至。大委正勃勃欲從之。先是一克。大逞等。亦欲報遼東狐狸。皆不與俱。然大委正自親。孰與狐狸勇。迺直必乘衆。然後動。則大委正誠非我。

塞上敵可知矣。其明年三月，大委正遂有衆三萬，非復仰而董酋之日，厯與控弦之士三千乎。日夜踰而候土蠻騎至，計欲鈔廣寧迤東西，而土蠻則夙與大委正善者，幸三岔河未凍，土蠻久弗至。先遣伯彥太主等提兵四萬，令其略寧遠、糗糧，頗聞諸虜各携鈎杆鐵斧及口袋往，口袋蓋爲盛土置冰上，以墊道路者然，虜益勇而猾矣。其四月，遂與銀燈把兔兒召里兔合營，胡中號爲四酋長，并皆休舍養善木。比年以來，諸虜竝治兵於斯。君子於是乎知養善木，廣饒水草矣。其明年冬，大委正土妹以兒鄧耿革等引兵從

平山迤西黃佃子。聲欲入清細河錦義。然得之哈刺
那亥字字戶之口也。哈刺那亥字字戶。故炒花所遣
使。迺云炒花花大。今已不從大委正營矣。其明年十
月。大委正果偕土蠻等。馳我黃佃子黑松林。及平山
之間也。去我塞上。不二十里。是時虜騎十萬。爲營至
寬五十里。長九十里。旂鼓在望。我塞上卒。竟不得諸
虜騎所入道。迺炒花。則大言入廣寧。以兒鄧則又大
言入錦義。皆虛聲以欺嫚人。而獨往往與土蠻俱者。
果如謀者所言也。其後庚寅卜言台周。與大委正黃
台古等。倉卒入我遼藩。爲我師所敗。北遠遯。已復聚

隙。擣幾遼陽。我遼陽賴制置使張國彥法嚴。兵衛甚
備。弗得入。虜迺走。我師追亡逐北。至河北。虜又走。已
至鵬背。則已去邊百里而遠矣。虜已弗走。情歸而我
兵猶精銳。車鮮馬怒。乘銳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二百
八十級。生獲奸細四人。奪獲胡馬及什物亡筭。柴兔
不知誰之子也。常與大委正聚兵養善木。頗有強名。
己丑春。我蒼頭軍申得利。卜白等百餘人。以大將軍
令。從平虜台出塞。訶虜。行至以馬兔。去邊可三百餘
里。道逢諸虜騎。接戰。破之。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八匹。
橐駝二頭。及降虜卜列奎識之。其一乃焚兔首也。大

委正此非而曩時竝治兵養善木者與。

讚曰

大委正遂欲佐土蠻挾我封貢。視俺酋哉聞制置使
王公決筴堅弗予。誠欲藉遼虜以懼西北虜。且使我
遼陽卒習兵耳。我西北自款貢以來將士皆已倒載
干戈虎睡矣。有如一日胡馬長驅邊胡以應之。不然
廣寧撫順市所從來亦久遠矣。夫何獨斬于區區土
蠻輩也。

煖兔拱兔列傳

煖兔阿牙台皮長子也。萬曆初，西北諸虜酋並結離而事天子。而獨叢爾土蠻迺稱屈疆哉。於是乎煖兔與黑石炭委正以兒鄧輩相扇而起。遂刑馬祭旂，輒擁衆數萬而來。而云我將有事于廣寧錦義。明年乙亥春，十言台周等聚兵于捕漢腦兒。而煖兔乃引兵合營，并皆馳海州。已從長勇堡迺北南架子臺迺南馬鞍山兩空入圍。我的山拘舖虎皮驛城堡賴堡上戰車火器甚精銳，所擊殺甚多。虜騎於是退而反踵走。其冬復引兵寇我平虜堡。我師追逐至國公寨。

擊破之。斬首一十一級。奪獲馬四十八騎。已廼返瀋陽。散走堡南。大將軍李成梁擊破之。斬首捕虜。大率一百九十六級。奪獲馬駝器械亡筭。語在上言台周妙花傳。其明年九月。煖兔復借董狐狸寇我義州大定堡。裨將馬文龍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二匹。是時寧前方有事于修邊。顧旁近煖兔拱兔諸虜營。未皇舉也。然自煖兔從事以來。虜輒入輒敗。亦知懼矣。其十一月。把都兒忙革發難。廼遣兀魯速。馳告煖兔喜。以爲自此可報夙昔之怨。乃與拱兔連黑石炭。董狐狸長昂兵。寇前屯。而又以我邊備嚴。弗克。其明年五

月土蠻帥部夷那安兒等索封貢我通事人姜玉祥
報以若等既欲比俺答則宜獻速把亥黑石炭歹青
炒花煖兔長兔如獻趙全故事我大師然後可請于
上然是時土蠻亦既張黃蓋旂纛東三邊唯彼所出
入大自威武顧不若俺答衣蟒衣佩金印儼然視漢
侯王至貴倨矣是月煖兔復與土蠻打來罕等聚舍
刺塔黃佃子及廣平山日夜治鈎杆迺先驅零騎從
鐵嶺鎮西堡入已入古城已從松山麻溝台入連山
驛多者四五十少者二三十視道里我邏卒鳴金鼓
大索塞下虜騎懼而鼠竄而我亦微使易達子出塞

訶虜道逢馬達子廼逮致煖兔因鄣鐫傳土蠻先下
令割其一耳易達子答言甚不和土蠻大怒復令營
中梟斬以狗而會土蠻與諸酋議事未及刑以故夜
半得乘隙從問道亡入塞其十二月煖兔遂從事速
把亥矣而以爲所與土蠻董狐狸皆已敗北而假速
把亥之強或可以報乎乃撒老撒卜兒亥恍惚大等
十萬騎馳遼河烽火相望大將軍李成梁躬帥蒼頭
軍鏖戰子園山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八百七十九級
奪獲馬駝凡一千三百頭盔甲器械亡筭語在速把
亥傳其明年九月復與土蠻克石炭大小委正反

拱兔以兒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妹黃台吉等聚兵兀炭其雄心猶未已哉迴聲欲略我廣寧錦義塞而長昂董狐狸兀魯思罕鵝毛兔亦至於是大會于磕力曲禮直擣錦川營小河口大將軍李成梁提兵馳高台堡明川山又擊破之斬獲甚多然以虜衆四面馳欲取首級亡從也虜騎於是從故道盡出塞其明年正月爰兔益知我塞上有備弗可以衆敵迺欲乘我塞上所不意然後率然分道而入迺旦莫聚長城嶺蔡砥谷以窺其隙而邊備已益嚴無隙矣於是復與速把亥合兵寇瀋陽市夷張鐵匠覺迺微以

其狀告塞上則是謀又弗逞其十月廼復與黑石炭
謀然已新合額叅委正程把都裝搭勞黃花台吉逞
吉兒把拜宰桑委正炒戶兒兵而加以大小委正反
青黃台吉以兒鄧十萬餘騎並休舍古路半那林可
兒箇候土蠻而大將軍成梁則先已軍廣寧備清細
河鎮靜關之衝而又恐虜知備或走寧前或馳開瀋
廼遣遊擊將軍秦得倚備寧前虜於是時竟不得以
匹馬半筴騁塞下然則李將軍威武可知矣其明年
四月煖兔及哈屯上言台周者兒得等傳箭入我開
原慶雲市索大賞知封貢終不可得而入寇又亡嘗

于漢故也。居歲餘。癸未。乃以正月。使使者脫落措爲
速把亥告計。已廼言瓜兒兔。欲寇開原塞。其九月。遣
夷酋鐵匠煖太告土蠻罕欲寇廣寧瀋陽塞。果若使
者言。則煖酋已改轍易慮。非復前日阿兔也。是時速
把亥新物故。煖酋或失勢。安可知。不然。則亦託和柔
以緩我大兵。彼然後得倉卒從中起。亦又安可知乎。
其明年正月。則又與速把亥子把兔兒及土蠻卜
台周等。聚兵養善木。然土蠻一日尚存。終不能不留
意于封貢事。煖酋猶然得輔勢而行。而我遼瀋海州
之間。歲數數然告倣矣。其三月。煖兔伯言。遣夷酋杪

賴胡蘆等傳箭索大賞。且有後言。言煖兔及把兔兒
瓜兒兔議哈兒脫退脫卜戶等乘乳馬牛。張旂志披
甲兵。遂牧十方寺水草。賞至卽傳發。而又不言發何
所以惑人。已復使夷酋革桂亡抵塞。言把兔兒花大
抄花欲屯遼河。待五月馬肥馳廣寧塞。如此則我賞
必重。然虜已成故習。此亦不足異。顧狙詐類如此。其
六月虜騎移帳三岔河。煖兔皆召還。聲欲寇開原遼
陽塞。是時煖兔之弟那木賽與長昂有宿怨。常欲報
之。以故兩家兵起。謀者輒稱寇遼陽。或寧遠塞。識者
已知虜聲東必擊西。度虜所言盡虛謬矣。其明年又

九月果與西虜酋長以兒鄧及阿民台吉黃台吉委
正反青額參委正拱兔小友青五路男哥兒等聚兵
呵呵莫林已廼寇我三岔河迤西沙嶺迤南吳家墳
偏將軍李平胡等提兵從大靜堡尖山門出塞走三
百五十餘里。至古路半那林捕伏道左。而遣蒼頭軍
先鋒以挑虜。虜望見我師。竝披甲上馬。跳驅而前。我
師殊疾力戰。破之。斬首一百有八級。奪獲盔甲器械
如數。語在灰正傳。然自速把亥死後。煖酋久未與我
師接刃。今我師一旦深入虎穴。大捷如故。而煖酋亦
畏授首矣。其明年二月。迺復與一克灰正把漢灰正

土墨台豬等。馳廣寧索賞。大言漢不重予我。我請蹂踐漢田禾也。其明年四月。復與把兔兒。卜言。顧老撒卜兒。愛伯言兒等。聲欲寇沙嶺。及高平大小黑山。已廼度河。馳盤山驛。我師鏖戰。擊破之。奪獲馬二匹。其九月。那林字羅起。而煖兔及恍惚太伯言。又治裝往。謀欲奪友商。語在那林字羅傳。居一二年。癸巳夏。煖兔及伯言兒。入關要挾我市賞。慶雲堡備守王鳳翔。遂逮伯言兒。而鳳翔反。被誘出塞。旋物故。於是奉詔。罷煖兔伯言兒市賞。令獻鳳翔。得除罪。亡何伯言兒亦被我金瘻死矣。臺御史李化龍。以書請。謂可

以少雪鳳翔之恨。其明年煖兔復與抄花及哈喇把拜等馳遼陽。聲欲寇廣寧。後竟從鎮靜堡奴臺走半邊山。謀者亟以來告。言煖兔之言曰。廣寧多金錢。又兵馬寡。擊之可下。然自煖兔稱兵以來。我師有不戰。戰必克。誰謂廣寧而可下也者。久之爲丁酉二月。煖兔復有雄心。擁衆馳殺虜堡。先遣零騎視道里。聲欲寇我慶雲鎮西之間。而會花大入市。具以實告。副總李如梅習于兵。先伐其謀。是日提兵出鎮西堡。行百餘里。至闡道逢虜。大戰。我師斬首虜九十一級。馬凡百四十四匹。如梅則身中十餘矢。胸膈亦被四刃。於是

督臣孫鑛楊兆大會大將軍王保丞以聞于上會
有關白之傲遼左惶惑給諫徐成楚上書亦不以敗
徵見然煖酋亦旣戰而克矣

拱兔阿牙台皮二子也乙亥春上言台周之寇我廣
寧也拱兔輒以兵從我師旋擊破之識者已知二兔
至亡賴矣是年冬復備黃台吉速把亥寇我遼瀋海
蓋諸郡語在上言台周及炒花傳居有頃黑石炭委
正土買罕長禿炒忽堵刺兒竝起自哈喇毋林而拱
兔敢誘以廣寧塞及山海迤東西於是制置使楊兆
檄諸郡備邊邊益嚴其明年冬始與煖兔從忙革把

都兒合長昂董狐狸等兵。馳前屯。已馳廣寧。其明年夏。馳義州。其明年春。馳遼陽。已馳錦義。其明年冬。馳青山口。大凌河。其明年春。馳海西建州。多者十餘萬。少者四五萬輩。或寇我城堡。或鈔我村落。或挾我市賞。歲比數數。然見告矣。大都二兔無能獨逞。不過依土蠻。速把亥而起。而適有天幸。速把亥死。煖兔稍有市心乎。居歲餘。癸未。土蠻徵檄至。而拱兔則又引衆馳矣。是時花大爲酋長。法嚴。迺與諸虜約。約亡論酋長及部曲。皆乘馬。所不乘馬者。則有罰。酋長馬一百匹。駱駝五十。部曲馬一匹。牛四頭。并皆寇遼河當路。

塞其明年春從上言台周等大鈔我遼瀋海州其夏與大委正大成移帳東教毋林頃之擁衆從大紅羅小紅羅寇我遼遠迤東西諸塞其秋又從西虜以兒鄧等寇我三岔河迤西南其明年始從平山迤西黃佃子深入錦義清細河居三四年辛卯又從腦毛大等治兵捏留兔欲候馬壯乘我所不意寇廣寧錦義迤東西塞裨將李平胡李寧等先期從鎮邊堡出塞擊破之斬首虜凡二百四十七級奪獲馬二百我將李亦亡梁相等凡一百九十六人馬被伏弩射死者凡九百七十五匹大相當其後癸巳上言台周與其

妻走湯池。以所部精兵屬拱兔小友青合力以圍錦
義亡何虜騎從于果營直擣義州塞遊擊將軍宿振
文提兵四面至擊破之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八騎虜
亦殺我兵將夏尚忠等一十一人傷宿振義等二十
人馬被鹵五十八匹傷七匹廼亟走大康堡祝青臺
出塞已復以二千餘騎捕伏邊外溝中乘隙奔紅窰
西空東小台入而台左右砲鳴虜廼中分營一營伏
堡東廟見山一營衝堡門備守孟宗孔弓矢火砲並
發所擊殺甚多虜皆以鈎竿鈎屍而去副總戎姚大
節追亡逐北已至三尖山胡塵四塞不可及虜竟得

走故道。拱免於是乎。幸亡恙已。廼復入開原市。

讚曰

兩兔故我開原市夷也。何其敢亡道。廼稱兵哉。要之入而市出而仇虜已成自然矣。獨思嘉靖初市不至五三日。費亦亡慮三二百金而止。法如是足矣。頃自欺貢而來。遂以春秋市而費已踰千。柰何乎。兩兔尤鴛鴦甚。甚乎哉。殺我將卒而關市之下。獨不行誅戮。所從來久遠。未嘗不恠虜騎之從橫。抑有由也。

黑石炭列傳終

委正列傳

委正打來孫第二子也。爲泰寧酋長。自恃去開原七
百里而遠。而又與王台通婚媾。頗有桀心。嘉靖中。常
與土蠻黑石炭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並起。
寇我界嶺。桃林冷口。由此藉藉。日有名。隆慶以來。黑
字羅欲寇我河東。弗可入。於具糾委正及炒花速把
亥。萬餘騎。從長勇堡。大入塞。不至五十里。遊擊將軍
杜鏗帶甲數百。擊走之。自是之後。黑字羅西連炒蠻
把都兒。東引委正者。見得益屯。聚捨刺塔刺。圍已五
萬衆矣。中間委正最習兵。於是引兵至白雲山。及羊

山止壁。迺分騎。少者三四百。多者五六百輩。捕伏鎮靜。或鎮安墻下。旋出旋入。亡常所。頃之。胡騎從鎮安堡。繞古城入。謀者傳以爲千餘騎。及後漢兵起。微視之。迺八九十騎也。於是虜衆陽敗走。潛入鎮夷堡村落。以擊我之虛臺。御史魏學曾。大將軍王治道。卽以羽檄徵兵。赴瓦子谷。令鎮夷寧前兵合營。夾擊之。是時胡騎始千餘。從鎮夷堡。韓口臺入。卽以二三百捕伏紅巖子溝。又率十餘騎。奔瓦子谷。望見漢兵盛。遁走。漢兵直追奔。會伏虜起。接戰。裨將趙寀。突趨入虜營。漢兵衝擊。殊疾力。斬捕甚多。先是將軍令令軍士。

毋取首級。敗大事。以故虜得救死扶傷。遂引去。漢又出習胡語者。數激罵虜。挑戰虜。虜迺若弗聞也者。久之。委正乘土蠻與好兒。趁有隙。遂大會速把亥。炒花。歹青。哈屯者兒。得聚兵羊腸河。詳言吾來爲欲攻土蠻。以示漢不意。然後從中起。寇河東遼陽。其專爲狙詐。類如此。其後。上之甲戌也。黃台吉圍海西寨。求婚。而委正與义哈里打刺漢。輒以五千騎從。頃之。王台果以婦人二口。與黃台吉。委正遂自伐誇詡。因與速把亥。炒花。歹青。捲勞漢。復馳土蠻營。期八九月。寇廣寧。錦。義。遲。河凍。則入金復海。蓋遼。潘諸郡。大言。以吾

等連騎數十萬攻城何城不破乎。於是朶顏酋長莽惠百戶。使使者虎喇哈赤具以實告。其三月虜遂中分騎。而以其半東行。窺遼瀋。以其半西伏。嚴錦義是時塞上方耕墾畝。委正乃引衆擾我農事。其九月果與黑石炭以兒鄧黃台吉炒戶兒。上言兀矮山堵兒四兔煖兒刑白馬徼惠於旂纛之神。曰余殆將入廣寧錦義塞神其祐余乎。是時給諫李戴聞朶顏酋長上兒愛。又使韋扯勞再至。旣如此言。迺上書言四可慮。書多不載。其十月委正與速把亥反。青入開原。母所略。從土蠻令也。其明年春大會。上言台周打來漢。

黑石炭黃台吉。土買罕長兔煖兔拱兔抄忽兒堵刺兒。以兒鄧。捨勞亥。聚兵插漢腦兒。謀欲寇廣寧。廣寧如河尚凍。卽勒兵走河東。是時臺御史張學顏度委正已九合數萬騎。久勢不空返。有如窺灤東不得。則必入遼鎮。窺河西不得。則必入河東。且委正見事蚤。有如知寧前罷工。則必先前屯以牽我西顧。知廣寧有備。則必移適中。以伺我內虛。卒之胡騎從虹螺山直擣舊遼陽。按地形在內路迂而遠。在外路直而近。委正亦自以爲得險阻。西可入廣寧。南可寇海蓋。東可馳遼瀋。惟所左右。差足愉快。居恒多假行獵。以誘

漢兵而其甚者。至撲捉哨夜。以絕我耳目。亡何虜騎
二萬。從平虜堡。深入瀋陽。於是裨將曹籃兵自東而
至。唐朴兵自北而至。郭夢徵兵自南而至。大將軍李
成梁亦馳榆林。舖傳發漢出兵先登。獲旂鼓。斬其前
鋒數人。虜廼懾鬼棄鈎杆走。復圍結大營。與漢兵相
持甚堅。大將軍見虜營弗可下。卽遣偏將軍傅廷勳
列車營瀋陽北。以爲疑兵。已廼擁精兵。捕伏平虜堡。
以阻虜歸路。頃虜果揚揚騎馬來。來者方過半。漢伏
兵倉卒起。直立胡騎前。麾兵縱擊。虜衆逢漢兵。如自
天而下。大驚。皆相顧駭愕。大營前後潰亂。自相奔騰。

蹂踐填壕者不可勝數。它幸得走外邊。盡棄馬逃奔。而酋長又環護大營。且戰且行。奮萬死不顧生。傅廷勳又以火器自後來攻。首尾夾追。二十餘里。大破之。斬首捕虜凡二百餘級。奪獲橐駝馬牛羊器械亡算。其明年春。與黑石炭土買罕長兔撲兔炒忽兒堵刺兒復聚兵捨喇毋林。聲欲入遼東廣寧。其明年。委正哈屯歹青。二萬騎聚遼河。謀寇我開原瀋陽。會邊備嚴。遂略海西而去。其明年。委正黃台吉。那言禿捨起台吉。撲兔台吉。以兒鄧額叅。五路聚兵。繫水河。欲略廣寧塞。其明年春。胡騎萬餘。皆牽馬橐駝。執鈎杆旂。

號中分營。一營奔平川。營石河口。一營奔三山。營灣頭。墻臺而我偏裨諸將亦分爲二軍。一軍軍缸窯山。一軍軍高嶺驛。亡何虜果圍本驛關廂。殺十一人。略十二人。傷六人。漢馬死者一十五騎。傷二騎。頃圍中前所殺馬十騎。略五人。於是遊擊楊紹勳馳驛中。與備禦王大璋合營。並走中前所。而會遊擊楊五典。叅將裴永勳。兵亦至。至者四面。虜方休舍鎮遠舖。是夜漢兵爲營而待。烽火候望精明。虜復奔高嶺驛。我兵擊殺甚多。皆佗負其屍而去。居一年巳卯。與土蠻以兒鄧拱兔。煖兔等。二萬騎從東昌堡。亂柴口入。提兵

馳善養木。去邊二百餘里。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凡一千二百四十八騎。橐佗器械亡算。是歲也。封大將軍李成梁爲寧遠伯。它皆賜金幣有差。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春。委正黑石炭銀燈。聚兵捨刺母林。待土蠻。謀欲鈔遼陽。頃之。先使三百騎從大鎮堡入。大將軍李成梁追奔至紅土城。大破之。斬首捕虜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騎。益賜李成梁伯爵。得世世勿絕。語在王兀堂傳。其明年冬。委正帥十萬餘騎。馳青山口。大凌河。待土蠻。聲欲入廣寧塞。其後癸未。往西虜青把都。專以

寇山海爲務。是時大小委正。待委正偕入前屯衛山
海。不至。大小委正。竟入關。被關吏圍困。掘溝濠。適有
天幸。得潰圍東角走。於是屯聚罕赤保哈。期十月朔。
復大入前屯山海諸郡。其明年夏。委正大小打刺漢。
黃台吉。引控弦之士六萬。聲欲寇寧遠東西。而會逞
克與委正媳通。事覺。亡入漢。迺以狀告。先是胡騎數
十。入靜遠堡。遊擊將軍韓元功。追逐。忽伏虜三千起。
元功身被十餘創。死於野。首足異處。其秋。復乘勝與
黃台吉。以克歹青額叅委正。拱兔台吉。阿民台吉。煖
兔小歹青。及五路男哥兒。馳阿阿母林。從東虜抄花。

把兔兒。上言顧花大。老撒卜兒艾約期九月。寇山岔河。西沙嶺迤南。吳家墳語在灰正傳。其後辛卯冬。委正。黑石炭寇我花桑峪。是時灤東之間。山險而無墻。及有墻而崩頽者多。有制置使蹇達請備邊至周。其甲午春。大入我廣寧塞。制置使楊紹勳輒因騎置以聞。聞委正所與從兵者。以兒鄧遠不能。反青卜合腦顏。烏龍大吟刺哈五路。及東虜火彥竿。銀灯。黑石炭。黑籌大成。抽戶更根兒。燒大成。皆胡中一時名酋也。

讚曰

酋長阿納失里。豈不親元遼王乎。高皇帝置三衛。

獨予泰寧指揮使。率有味矣。以今所聞。左都督兀捏帖木兒。再傳而絕。今之罷者。只兒挨。迺右都督革干帖木兒孫也。其部曲多結婚北虜。徃徃寧爲鄉導。何哉。委正本朶顏人。而泰寧間得爲酋長。稀耳。大抵藉勢於速把亥土蠻。而兩酋又藉勢於西虜。廣寧開遼之間。歲岌岌矣。假令賈生而在。則其痛哭曷勝道哉。

伯言列傳

伯言那孩第二子也。嘉靖中。黑字羅起。伯言與阿兒
獐孛薄。已能以兵從矣。其後棒捶崖之捷。捕獲生口
瓦素。故伯言部夷也。伯言爲人驍勇而多智。居福餘。
最有名。部夷皆聽調度於伯言。伯言世受我撫賞。弗
易叛。叛必陰附於東西虜。及東西虜起。輒又以其狀
微告邊吏。曰。某酋叛。以陽示吾無變意。戊寅春。土蠻
擁精兵六萬騎。詳言寇海西。謀欲入我當路塞。伯言
來告。時月正元日也。居歲餘。伯言遂與速把亥。炒花
煖兔。以兒鄧寇我瀋陽。先是市夷張石鐵匠。微語漢

伯言於是乎情形見矣。其明年。速把亥炒花。老撒卜兒愛。益憤。曩入關。秋毫亡所得。復大會伯言。煖兔謀入塞。居頃之。伯言與哈屯煖兔。卜言台周者兒。得卽傳箭入市。請增賞。度不可得。廼殺我慶雲樓士卒十數人。略守備王鳳翔而去。於是罷市賞。必欲捕渠魁來獻。然後得議開。自是之後。逞加奴。仰加奴。癸難。數藉兵於龍兔。伯言。而會以兒。鄧。最荒淫。報曰。若第以皎好美女子與我。我卽提桴鼓。惟若所左右。二奴弗從。以爲吾惟有酬勞而已。頃之。黃太舟。恍忽大。竟馳養善木。已休舍。舊開原。而瓜兒兔。倚克。打刺漢。亦儼

然臨之矣。而往來者。或謂我黃太舟。卽伯言。亡何。伯言使使者。抄賴胡蘆。詣慶雲關市下。視大賞至否。因令使者大言曰。阿伯言煖兔。及把兔兒。瓜兒兔。又哈兒。老思卜兒。亥脫退脫卜戶。業已下令。令胡中皆帶小穹廬。盛甲刀槍。純用鐵。至馬牛。則盡擇有乳。及有騾者。往以充舖資費。不日我衆揚揚騎馬。至十方寺。竊恐若塞上。禍益不支矣。故事。大賞五六月。是年煖兔伯言。獨以三月至。非故約。敢於扣關而要我。我萬一見虛實。黨可乘隙起乎。是歲萬曆乙酉也。其明年夏。打刺漢往寇我廣寧塞。於是以開原鐵嶺屬龍兔。

伯言曰。聞漢治兵。急弗克發。迫矣。吾屬不可不蚤自圖之。是日兩營並傳發。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大會大將軍李成梁。而以把總王奉祿爲一軍。軍靖安堡。佟朝爲一軍。軍威遠堡。舒光祖爲一軍。軍雷其屯。李豸爲一軍。軍楊木答兀屯。曹繼武爲一軍。軍嚴鎮撫屯。佟應詔爲一軍。軍鎮北堡。佟惟詔爲一軍。軍鎮夷堡。梁成功爲一軍。軍古城堡。張奉爲一軍。軍永寧堡。溫景葵爲一軍。軍八百戶屯。楊耀武爲一軍。軍定遠堡。少者七八十。多者百餘輩。分道而出。旂鼓相望。虜騎三千。果從威遠堡南空而入。亦中分營。一營馳鎮北

堡。一營馳靖安堡。殺略人畜。於是叅將宿振武追奔至黃泥岡。多所斬捕。皆被虜奪其屍首而去。其明年夏。復與把兔兒。卜言顧老撒。卜兒愛。治甲兵。馳三岔河。迤西沙嶺。及高平。大小黑山。聲爲報積年之宿怨。語在黑石炭傳。是歲也。益從那林孛羅。大會西虜。恍惚大。及老思。卜兒亥。煖兔。以兒鄧。攻反商寨。先是那林孛羅。使夷使端多合。往藉兵。皆有狀。而猛骨孛羅反商。亦急使夷使伯羊阿。台卜花。詣關吏。請曰。將軍幸哀憐吾等。世保塞。蠻夷亡他腸。今奈何。一旦內於虎狼之穴。願開關。今吾等携老小。微入塞。得緩須臾。

母死幸甚。語在那林孛羅傳。其後甲午秋復引抄花把兔兒。上言顧花大老撒卜兒亥煖兔二萬騎。馳舊遼陽。是時胡中皆稱廣寧城最富厚。獨苦無馬牛乎。虜方志在馬牛。弗欲入。入迤東雙臺。已迺深入半邊山。於是乎大將軍董一元有神算矣。曰吾姑待之。其十月果引衆寇我鎮武堡。吳家墳竟被金瘡而歸死。於是屬夷那林孛羅使使者囉囉馳關市。因報曰。伯言以十一月二十日卒於營。伯言又名黃台州。台州草名。而伯言迺八貢名也。上於是不復聞有伯言矣。

讚曰

三衛獨福餘先衰落哉。兩都督皆乏絕久而所遺打都。今厯厯爲都指揮使乎。慶雲堡之役。殺我吏卒者。豈非伯言與。世常笑伯言鄙固。何敢數擾我關市。豈非自恃智叢乎。不然則亦恃速把亥煖兔輦。誠足備緩急耳。卒之兩策亡所施。身被金瘡而死。旋死矣。余猶恨其死不足以贖我一塞吏死也。

董狐狸兀魯思罕長禿列傳

董狐狸又名董忽力革蘭臺第五子也。爲朶顏都督。隆慶末。土蠻發難。狸爲小酋長。與超哈孩治兵。思母林益有名。又從上言兀灰正把都兒都刺兒滾兔皆起。拾刺毋林迺從戴家嶺入。分三營。一營馳沙河驛。迺東。一營馳雙墩舖。皆狸謀也。語在土蠻傳。故事三衛世受冠帶稱臣。每歲入貢。加優賚。爲我藩籬。後復託以傳報。如所報有驗。爲邊吏得功。又擬遷秩。視漢吏狸爲人。狙詐數反覆。恃族黨之衆。結連把都。每人遼。大則引青把都土蠻。小則引章兔鵝毛兔諸酋。毆

殺吏卒復入薊就賞索。貢如初。塞吏亦未有加創者。故諸夷益得易漢。勢聚則大入。塞勢孤則假傳報以邀賞。施者未倦而受者已先厭之。國門外寇如雲矣。頃之胡騎大圍曹莊。其說以吾敗薊門傷折甚多。今薊門益固弗可入。我輩無食穿空。願得寧前賞資以佐一時之急。漢竟弗許。斬一人而逐之去。明年狸與腦毛大炒蠻滾兔謀入寧前。又明年癸酉改元春。狸與長昂謀入寇。先馳喜峯口。索賞不可得。遂殺略人。旁塞行獵。間亦伏山谷以誘漢。時大將軍戚繼光提兵至。斬首十餘級。眾幾執狐狸戴傷走。將軍罵曰。

誰令而得闔大關反乎。夏狸益治兵，與東虜插漢兒合營。欲寇遼東塞，從毛揆兔入境，往東南走。先是插漢兒粟，馬襖伏所部，皆胡中精兵，約千餘騎。狸大言爲炒蠻報怨，而花大伯顏兀長昂輩亦如狸謀索賞。因寇我桃林，制置使劉應節謀曰：夷性不耐暑，而胡馬喜燥，此無奈塞上何。此狸託名內侵，實寇鈔以自快者。先帥偏將軍備喜峰口，誠曰：虜由毛揆兔，則青山爲急；由桃林塞，則喜峰口爲急。當兩慎之。是歲漢絕其貢賞，而族黨及西虜多無應狸急者。漢因使夷酋兀魯思罕同夷婦伯顏主賴風諭狸，狸還我俘。

及渠魁二人叩關請除罪願復 貢賞制置使上書

請賞以爲好義者勸 上從大司馬譚綸覆奏賜制

置使劉應節臺御史楊兆以下金幣有差其冬狸擁

三百騎渡灤河聲欲寇我羅文馬蘭之間而會速把

亥哥兒亦大會上言兀堵刺兒捨勞亥謀入廣寧大

小黑山及錦義諸郡是時朵顏人伯戶卜墩入市真

以實告言狸所部不至三百人其絕河而來敢於輕

漢皆倚烏合爲重者是歲左司馬汪道昆巡邊請給

薊遼保定臺御史旂牌後長昂謀欲入關藉兵於狸

又藉兀魯思罕阿只孛來伯先忽失兒阿長禿老撒

皆弗許。謀者討來以告。長昂果以孤軍盜邊。大將軍戚繼光以兵追逐之。至聶門北安石。去邊可一百五十里。生得長禿。於是狸率其酋長及族人二百四十餘人。歎塞請死罪。狐狸獨卸甲。仗素衣叩頭。願釋長禿。語在長禿傳。其秋。狸以長昂約。復以二百騎從孤松臺入關。吏劉登泰追之。斬首奪馬。不敢反顧。此朝降而暮叛。無足恠者。明年冬。狸又與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歹青。黃台吉。堵刺兒。莽忽大。長昂。長兔。合營將二三萬。謀鈔全遼。時永安堡方治城。狸將乘此以擾我工役。迺帥騎跳驅道左。誘漢兵出。而以數十騎

伏山後志在奪城軍糗糒漢益徵廣寧軍備胡得毋
寇計弗行也五月犯塔山八月再犯黑莊窠其冬狸
引長昂五百騎從黑山入直走河西備禦楊紹勳望
見之自二山營與火鳴砲窮追弗止虜伏兵自溝中
起出不意接戰殺我把總劉進忠傷我中軍楊武烈
等凡七十餘人紹勳已中流矢復奮萬死斬二虜虜
墜馬奪獲斷事李贊家室虜迺從小長嶺出塞頃把
都兒忙革兀魯速大會黑石炭煖兔拱兔長昂及狐
狸三萬騎忽寇我前屯給諫裴應章王三餘張希臯
皆後先上書書多不載是後胡騎三萬直從中前所

入我老軍屯。聯亘三十餘里。益垂涎於貢夷。阻絕驛
騎。道路不通。我師東備則寇西。前防則鈔後。夜則潛
伏。晝則分犯。而寧前之間尤甚。破屋壞垣。子女金幣。
盡充虜壑。久之與長昂兀魯思罕鵝毛兔。專欲寇寧
前。寧前山林險阻。易於伏奸。故以六月乘暑。犯我新
興營堡。賴遊擊將軍劉登泰。逢戰斬首虜七級。奪獲
馬一十五騎。鋒雖少挫。其志未逞。乃復近塞行獵。犯
我仙靈寺。是萬曆壬午時事也。明年秋。把兔兒起爲
把亥報夙怨。狸亦糾隣金兒。乘機寇我大寧。會風雨
墻崩。我官僅四十餘。虜擁而入。殺略至百餘人。燒毀

盧玄自幾盡虜竟得全甲而還。是時小阿卜戶。罷我黑
谷關。亦燒毀峰臺。殺略人畜甚衆。於是給諫馮景隆。
及御史詹事講。讓書再至。上詔李成梁益加策勵。
勿以人言自阻。有負國恩。遼陽百姓方維相。亦伏

闕下。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之戰。平
虜堡之戰。紅土城之戰。養善木之戰。鴨兒賈之戰。鵬
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
開原之戰。襖郎兔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腦
王泉。髓速把亥。馘逞仰二奴。斬阿大海。皆萬世功。
是年虜益犯前屯。及山海關。一片石而去。給諫楊

書稱第宜閉關絕賞亦不必議勦以貽不測之禍而制置使張佳胤亦陳八事書皆多不載其明年二月長兔董狐狸帥部夷三十騎從灣頭墻小入我前屯三山營備禦使祖承訓追逐至橫嶺山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二騎其三月以十餘騎小入大定堡略我軍周禮周文羔二人已以十五騎小入於果營略我軍管澤胡立行二人已小入大鎮大茂堡略我軍尹世祿施松翁世功三人時謀者劉得功至緊水河劉良臣出三山堡徘徊觀虜虜騎少者百餘多者六七百輩或東馳或西北馳似無專向然緊水河去邊猶百

五十里而牛心山則三十里三山則十五里漸近矣
是時上遣給諫張希臯行邊犒軍士政與御史洪
聲遠居廣寧適軍書至度虜必大逞於是大會制置
使張佳胤臺御史李松備兵使任天祚從大將軍李
成梁提兵走大康堡胡騎二百餘則已攻我大邊謝
化臺臺上舉烽火鳴砲急會叅將熊朝臣兵至連兵
虜度弗與漢兵強遂引去成梁追亡逐北至興中迤
西卜刺哈兔去邊可三百餘里與虜接戰斬額六等
首凡一百三十五級奪獲馬凡二百一十三騎盛凡
一百有九甲凡九十有八臂手凡六十有二奪回漢

人言盜邊者皆董狐狸姪孩四有狀我軍傷四十餘人馬死四百餘匹而虜之所掠旋歸於漢捷聞詔加李成梁祿米歲五十石遷廕子秩一級張學顏子亦如之李松先廕子錦衣衛世職他賜金幣有差五月東虜大委正拱兔大成帥三千餘騎逐水草至東敖毋林還走大紅羅小紅羅欲入寧遠而一克大逞把漢大逞滾兔亦帥五千餘騎馳兀魯班蘇刺哈欲入遼東塞六月狸益怨興中之敗漢殺我兀魯孩子下部夷過多於是與長禿兀魯伯忽阿只孛來千餘騎謀入前屯東西郡欲報仇而以八百騎捕伏邊

外。因使二百騎入塞誘漢。漢如逐之。則伏兵四起。是時西虜堵刺兒子。小歹青。大會額叅委止。寇我鎮靜。關迤東西。而董狐狸。及長漢獐兎男。打勒滿都不賴之衆。亦增至一萬二千夥矣。於是別一克大逞。而以千五百騎走塔盤港。止舍。哈木林聚兵。欲大入我錦。義寧前諸郡。頃之。虜騎中分營。以一營。龍前屯城。他悉往來山上。復以百五十騎。瞭漢兵。令五日一更。如漢兵多。則分道而馳。少則直擣城內。是時虜相沙河。地形。東有明水塘。斯殺山。可得夜聚。西有范胡蘆山。花紅谷。可按大兵。而又度我大兵隔遠。從此突入。堡

無備禦。此可不攻而破者。備兵王善繼先得其狀。業已爲陳待矣。虜果帥千餘騎。從河深臺入。善繼躬率三軍。發矢如雨。虜亦傳發。傷善繼。歸死於營。是後也。我官兵死凡六人。傷凡六人。馬死凡二騎。鹵一騎。牛五頭。牧童凡四人。時初六日也。其初八日。虜騎千餘。從三道溝堡。馳黃土岡。深入架砲山止壁。百戶丘文表提兵走長嶺山。北至虜已先引去。射我人褚貞死。其十二日。錦川營將吳國忠。反謀者出塞。行至豬頭山。虜騎八百從林中起。直走雙樹臺。把總陳仁。堅壁勿與戰。虜以半阻壕爲險。以半深入黃家山。傷我軍。

六人及馬二騎。略一人及馬一騎。其十八日。胡騎三千。直擣古路口。墩臺。舉烽火。鳴砲。聲震天地。而備禦祖承訓。以一軍。軍西南關。陳朝陞。以一軍。軍西北關。中軍夏尚忠。以一軍。軍東關。楊暉。以一軍。軍南關。虜擣西河崖。分營四面攻我。漢虜合戰。虜終弗敵。火攻。因大破之。斬首虜凡三級。奪獲盔甲頂甲三副。馬六騎。虜亦傷我祖承訓幾死。而軍士死者凡一十九人。傷凡三十一人。馬死凡五十一騎。傷凡三十五騎。是時參將孫守廉兵馳前屯。遊擊劉登泰兵馳東山坡。姚家莊。虜畏我兵連。盡解去。我兵追至李牛山。虜已

奔河口去矣。其七月。長昂誠諸酋勿入。貢董狐狸。弗從。竟以十七日。躬帥百五十騎。往喜峰口。講大賞。而長昂亦以百五十騎從。頃復以五十騎。馳界嶺口。欲乘機捕漢人。先是狐狸使其子把來。通事阿卜來。昂亦使通事昂阿歹獻人畜。關吏遣昂阿歹還。而把來願爲父伏漢法。請開賞。漢不從。其九月。董狐狸復從長昂帥二百餘騎。旁紅草溝行獵。誘漢兵。於是西虜哈不慎。青把都之屬。又接踵至。語在長昂傳。其十月。狐狸男伯彥孛來。寇遼東。關兵鳴砲擊之。伯彥孛來死關下。是時從薊鎮至狸巢。可五百里。至長昂巢。

可六百里。從遼鎮至狸巢。可三百里。至長昂。可四百九十里。以遼視薊稍近。而兩塞皆未議搗巢者。以搗巢能起釁也。明年二月。長昂聚兵。欲寇錦州。邀狸共舉。而狸亦漸知悔過。自以老耄得罪。歲時不恭。一切歲賞季賞。月賞盡皆罷絕。今殊無食用。苦甚。使部夷叩關請死。而漢有約法。必親至獻所鹵略。而後許。狸迺收買二人。躬帥三百餘騎。詣漢關。面縛請獻。而關上亦盛陳鬪器。傳呼狐狸。狸遙見威嚴。心懷悚慄。携兒子把來等二人。及阿卜歹等數十餘騎。綁獻漢人二口。馬二騎。羊七頭。並擁關市下。脫帽跪起。甚悲哀。

大略言疇昔之事實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爲奈何
遂誣狐狸以致閉關絕市乎是以憂懼若狂病深歲
月不及席藁以請於將軍今幸愈得款塞叩頭幸赦
除前事開市願自洗濯毋貽大漢羞於是制置使張
佳胤盛譙讓之以爲往事悉置勿論卽如劉家口之
役若豈不與知而今山海關又見告矣狐狸因叩頭
稱冤不容口我實與長昂不相能吾數以其狀來告
忠於漢志在得漢重賞不意漢棄絕我深也夫以狐
狸之爲三衛雄誰不知之今漢終不許我我自殺又
何面目歸巢復叩頭乃與子男鑽刀說誓不背漢德

是時他枝皆來索賞。環列左右，咬指相顧，皆嵩呼叩請。如狐狸關吏按驗前事，狸始得奉撫賞。是月也，狐狸以馬七騎請喜峰口請賞，備兵使顧養謙亦請比花當事以爲可許，制置使郵置以聞。上從大司馬議下。詔曰：「這屬既服罪乞哀，應得撫賞。姑准開復，仍嚴加戒諭。以後再有違犯的，定行勦處。」時乙酉六月也。獮勞狐狸段布及餉資篋，牽如故費凡三百三十有一兩。明年當撫賞段布九百有餘，會狐狸以他故踰期，始至關吏廼與狐狸金衣一襲，布二百疋。居亡何，朶顏人火朝賴又言長昂狐狸及打來閔安兀。

魯孩子復欲寇我寧前。制置使張佳胤獨以它夷措
駕音置不問。倘亦有之。何前倨而後恭也。

兀魯思罕。革蘭臺第六子也。嘉靖中。虜常小入我水
門寺。略牛畜二十三頭。是時張承勛爲大將軍。卽遣
守備使周德偕尖哨二人齎火牌風諭影克。曰。若不
還我牛畜。我不貫若。影克言吾所居。故在崑都道遠。
今漢使讓我盜邊。我實不知誰爲爲之。而令我獲罪
於太師乎。微使伯彥兔廉之。廼兀魯思罕部夷所盜
也。影克爲人最忠實。一旦見兀魯思罕闌入塞。輒大
怒。吾始謂太師無故而讓我。由今觀之。我第不自愛

致之太師何與哉我以三月到關告太師太師當待
若若必來索賞幸爲我殄滅之我必不以此怨太師
也使者還報大將軍見無牛畜怒若奈何聽彼浮詞
而遂以譴我枋笞亦數十復遣往於是兀魯思罕獻
牛五頭長亮四頭影克亦二頭皆牽付喜峰口關吏
已影克復使卜彥禿獻牛二十二頭而兀魯思罕聞
之亦復牽牛如影克大率牛五十五頭矣居有頃長
禿廉知曩人塞鹵牛者實小一千酋長把速常以五
十餘騎盜邊是日卽提兵往捕之會把速覺先已闕
匿他所廼執其部夷兀可赤虎刺赤二人弓箭二副

獻漢。漢召致戲。下問狀。兀可赤。唐邑人。名趙才。虎刺赤。前屯人。名于庭璽。兩人本生長漢。一日爲把速所略。令牧馬。今爲長禿所逮。亡他腸。趨釋之。皆還歸梓里。由此請遷影克赤。及賞賚。兀魯思罕其忠順益大彰著矣。是後董狐狸。寇鈔我喜峰口。臺御史劉應節。常使兀魯思罕。及夷婦伯顏主賴。曉譬。朝廷覆載恩。狸卽叩關。得除罪。臺御史請加兀魯思罕賞。以爲好義者勸。時甲戌六月也。明年春。長昂發難。藉兵於兀魯思罕等。謀寇漢塞。兀魯思罕不從。使通事討來。徵告漢。久之。長昂果使長禿。盜我董家口。漢生得禿。

於是長昂躬率兀魯思罕等。席幕請死罪。遂解免。是時兀魯思罕數蒙上賞。說虜則虜從。請漢則漢許。曾不疑有反覆心。丙子冬。竟與長昂連兵而起。會土蠻莽忽大哈卜。噴莽忽塞。長兔。兀魯柏戶。亦首難。皆謀入我錦義。寧前諸郡。迺先攻中前所。失利。旋出塞。益治鈎杆。專欲以攻城爲務。因使零騎劫略我過賓。道路不通。而備禦使章應選。急使謀者。從瑞昌堡出。哈喇河。望胡騎二百餘入口。他皆殷殷入林中。不可數計。我遊擊楊紹勳。亦使把總朱延慶。伏東關驛。千總于景陽。伏沙河驛。紹勳與張箴。卽擁精兵。躬馳哈

剡河口。麋戰虜虜以二千騎接戰。我兵皆李成梁所養親兵。李如松。如栢。如梧。成材。成林等皆百金之士。一可當百。疾力戰破之。扶死輿傷而去。斬首虜凡五級。奪獲馬凡三十四騎。已復圍連山急。賴遊擊李如謙。孔東儒等。兵四百至。斬首二級。虜自知兵弗如。漢乃頓足歎曰。盍去乎。遂去。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以爲運籌多。御史趙允升功。郵置以聞。是後思罕益從長昂。狐狸。鵝毛兔。謀入我寧前。已又與長禿及其子札記。謀入我前屯。殊背漢恩。曩者影克欲請漢殺關市之下。今頗悔不用阿兄言也。

長禿輩蘭臺第八子也。住牧寧前外邊。嘉靖中。影克常惡其盜邊。禿訶知已爲速亥也。竟欲捕之。以實已不爲此。已廼笑曰。吾豈不能連兵入塞。而爲此鼠竊事乎。久之。遂與土蠻黑石炭。委正塔他。昌吉。王文納。木那林。諸酋長。并皆聚兵炒禿。欲寇我界嶺。桃林。冷口。於是市夷討阿。急使微告漢。漢遣謀者察之。黑石炭。及滿會伯戶等。方椎牛長禿營。微靈於神。果志在界嶺義院。而長禿廼告我塞吏曰。土蠻黑石炭。今決策欲從遼東花兒營。進攻山海關。一片石。果若長禿言。宜遠徙。不與謀。亡何。引萬餘騎。馳我鐵場堡。迤北。

謀者來告曰。胡騎已至黃土嶺布陳。長不至三十里。潤可二十里。叅將白文智。卽提兵往。而虜衆用鈎杆攻城甚急。我兵先阻北山高梁。據其上。皆持鎗砲弓矢。悶棍骨朵飛砲。並自天而下。虜迺以一點酋冠明盔披明甲。套髯而前。我蒼頭軍白棟。劉大林。劍斬之。懸首城上。曰。虜酋敢登城者。有如此刑。是時漢所奪。盔甲臂手。撒袋腰刀。弓箭皮襖皮袴。兀刺鐵鏤手旂甚多。虜驚畏。皆還走。走出牆止壁。以三十騎奔關南海口。試水欲渡河。河深多陷溺。關吏益發矢石擊虜。虜不敢渡。於是遣裨將楊秉忠爲一軍。軍西陽口。李

秉清爲一軍。軍廟山口。王世爵爲一軍。軍寺兒谷。三道關。馬文龍爲一軍。軍無名口。而虜亦分爲三大營。一營衝我西陽口。一營衝我無名口。一營衝我黃土嶺。見烽火嚴密。畏不敢近。遂走歡喜嶺而去。頃復攻我北水旱門。執鐵釘錠牆。攀援而上。趙雲鳳以鐵鎗比戳。三虜墜地。虜又以卓子門扇頂頭上。刨空城牆。我兵滾放礮石。擊傷百十餘騎。虜迺遣漢語一人前。吶呼。我衆來。爲借道。往順寧永平。何必苦阻絕我。我豈令若等高枕臥乎。語間。會大風從西北來。飛砂石蔽面。虜移壁八里舖。先虜騎謀從山海關。寇撫寧永。

平諸郡。低徊者久之。不得入。而又以邊有備。毫無所
略。虜大窘困。無食用。殺食騎馬。以千數。頓足歎曰。事
不可圖矣。盍去。再舉。乃從花兒營。走出塞。是嘉靖四
十三年也。後丁卯。長禿復與土蠻謀。寇我黃土嶺。而
黑石炭。王文亦欲寇界嶺。青山。桃林。冷口。不期而會。
以克馬刺。去邊輕騎。一日可至矣。於是猛古歹使部
夷塔刺赤。以其狀來告。其明年秋。土蠻徵長禿到營。
託以粟馬。誠勿騎乘。事秘不可聞。是日。長禿乘夜往
大關索賞。令夷營。毋容漢謀。宿居。二三年乙亥。上言
台周起。而長禿與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歹

青委正。土買罕。煖兔。拱兔。抄忽兒。堵刺兒。輒以兵從。并聚捕漢腦兒間。至哈喇母林。謀欲大入廣寧塞。語在上言台周傳。是時長昂逼禿。盜我董家口塞。大將軍戚繼光。都護朱珏。提南北軍。追逐至聶門北。安駝石。去邊一百五十里。生獲長禿。禿迺長昂世父也。先長昂。借兵長禿。及兀魯思罕。董忽力。阿只孛來。伯先忽失兒。阿老撒。同寇我關塞。皆不許。長禿無計。陰入昂營。會長昂。三季未入貢。漢使使馳諭。告昂。令其趨補貢。還我所鹵略。尖夜。因食土鑽力。誓不復犯我塞。得除罪釋禿。不然者。閉關絕昂。以禿首懸喜峰塞矣。

給諫蔡汝賢所奏。亦同此議。時叅將李世臣。方犒勞夷婦。伯彥主刺。而爲世臣言。禿有子曰打伯。數使阿只孛來。哈喇至我營。問阿父安在。我答禿繫獄。又屬謀者劉堂視禿。禿迺帶二木。銀鐺鐵鎖。獄吏方治。復輿傳長安。惴惴兵在頸矣。世臣因使謀者。劉堂土罕。同阿只孛來。馳豹河。約打伯並往昂營。趨昂叩關。如漢約。得釋禿。三月朔日。長昂自知罪不可赦。迺從丘嫂伯彥主喇。議躬帥董狐狸。兀魯思罕。速累幹毛兔。妻阿只孛賴。伯先忽脫。孫孛來板不來罕。麻忽哥。乃那彥孛來煖兔。那木賽打巴打賴。董灰失喇。大兀魯。

伯忽伯彥主喇那彥帖忽思伯彥孛來孩子老撒扎
赤力孛羅滿都魯及庫干主喇杜冷卜忽力瞞者禿
伯彥孛來哈喇脫魯羅入里下宅脫貝散銀帖忽思
猛古哥魯哥卜吉花孛來並弟祇文訴詞一通叩關
同乞罪。是日副都統史宸羅端參將李信李世臣楊
秉忠身處營峰口關而獲長四十餘人親族二百餘
人虜衆二千餘騎皆依尊卑序列男婦異行相率羅
拜自以得見漢官威儀喜甚先是長昂鹵我謀者七
人殺四人廼以獻關吏已逮惡夷哈友帖也赤二人
漢人兀可赤一人馬七騎請贖殺人罪是時漢關列

置香帷。兵衛甚都。諸酋皆免冠叩頭。長昂帥酋長鑽
刀大爲誓。誓不犯塞。遂釋長禿。以禿在義院。告我虜
倣多實也。禿旣出關。見諸虜。虜中哀號踴躍。如蒙更
生。北鄉叩頭者三。謝上不殺之仁。因稱黃虜窘困。
更索撫賞如初。於是梟哈歹帖也赤。藁杆以狗束塞。
秋。速把亥發難。欲寇開原遼瀋。長禿與黑石炭。坤肚
兒。哈卜言。台周委正。黃台吉。以兒鄧。煖兔。扯勞亥。輒
執戈以從。旋盟而旋背之。其不可信類如此。明年十
月。復與董狐狸。長昂。莽忽。大堵刺兒。炒花。哈屯。歹青。
二。三萬騎。從速把亥。寇全遼。語在速把亥傳。初喜峰

口之盟。席蓐而請者。狐狸實居其先。今如何哉。於是臺御史張學顏書言。長昂長禿。數入我寧前者。以土蠻速把亥。羨我宜大市。求而未得。使兩酋益蹂塞上。以要挾我。後土蠻及長禿拱兔銀燈堵喇兒。又寇我遼塞。臺御史因下令。土蠻必欲請比俺答。得開市。當獻速把亥黑石炭。夕青炒花。煖兔長禿。然後可許。土蠻竟乳牛馬羊。逐水草。捨刺母林老河。逐廣寧開馬市。以爲漢不從我。我從此大入塞矣。於是長昂益依土蠻。以爲重。糾合長禿董狐狸。莽忽大哈卜慎莽忽塞兀魯思罕兀魯相戶。聲欲犯我。錦義語在兀魯思

罕傳自後長禿長昂董狐狸不時竊發甲申春犯我
三山營備禦祖承訓斬首二級頃伏大康堡大定堡
皆外邊近地少者百餘騎多者四五百輩窺虛實以
決進止事覺引去大將軍李成梁追奔至興中迤西
虜去塞遠我師繼進斬首一百三十五級而還所殺
皆兀魯孩子部曲二酋枝屬盡膏斧鑕董狐狸兀魯
伯忽阿只孛來雖謀一逞以雪此恨從何而入邊吏
議曰戰守之費數倍於款市而一市一勦其說云何
由長把之黠與俺酋異長把雖與之市酋略不止虜
性亦有冰炭乎。

讚曰

三衛反復禍由長董。豈其然乎。界嶺之戰。狐狸身被金瘡。山海之創。於死塞亦。狸能不及長昂遠矣。長禿繫獄月餘。自我釋之。而旋盟。旋叛。市何益哉。善哉。影克之請。殺兀魯夷中華士也。前車覆。後車戒。萬虜不當一答。萬盟不當一守。後有議市。塞吏堅塞兩耳。可也。

長昂列傳

長昂。又名專難。影克長子也。少失母。養於姨母土阿。姑母那幹。皆以子畜之。稍長。室西虜。青把都女東桂。由此昂益習於兵。隆慶初。土蠻首難。影克願爲耳目。竟被金瘡而死。上幸赦死罪。許昂得隸都督通貢。如初。昂頗戴漢覆載恩。奈何與董狐狸起乎。聚兵屯會州。謀犯我鐵門關董家口榆山嶺。大將軍戚繼光用滾石弓矢鎗砲。擊走歡喜嶺。我兵追奔至廟兒嶺。秋。木溝虜盡棄木梯鈎杆肩檄榔頭而去。後長昂益賄青把都。藉爲威重。而影克亦治鬪器甚備。妄出奇

計令狐狸索賞以緩漢兵。而自引衆七千騎入寇。且與速把亥約聲寇全遼。又使百五十騎入清河。我兵斬首一十一級。已入盤山。虜衆二千餘矣。奪獲馬五騎。我兵亡五十八人。傷三十七人。已入大定堡。及劉溫屯射五人。鹵男婦一十五人。馬牛六頭。已入黑莊窠。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殺我軍一人。傷二十人。秋與腦毛大董狐狸犯我寧前錦義。時土蠻速把亥炒花亦相與合謀。黑字羅土累犯黑山高平。癸酉改元。與董狐狸日夜治裝。爲入塞計。至喜峰口。索賞如故。會寧遠人陳三漢爲漢謀得昂近狀。抵花塲峪入塞。

以實告久之。狐狸果款喜峰口。如漢言。其夏長昂引精兵五百騎馳桃林冷口。而會插漢兒屯襖伏。董狐狸屯毛挨兔。皆聲爲炒蠻報怨。給諫張書先識其詐。令喜峰嚴備之。亡何捕漢兒及董狐狸果馳界嶺候昂。昂擁兵與我兵合戰。弗克。漢捕斬甚多。虜遁入山林去。捷奏。上賜制置使楊兆臺御史劉應節以下金幣有差。歲乙亥春。長昂引衆寇喜峰口。是時昂不入貢者三年。自率騎寇洪山口。桃林口。界嶺口。頃之又逼長禿擁三百餘騎。寇我榆木嶺。殺尖夜于鎖兒等七人。已馳董家口。殺尖夜二人。大將軍提兵出塞。

百五十餘里。執禿擊董家口。昂妻東桂最忠順。常且莫勸夫遵漢法。以故臺御史王一鶚議緩誅。以竣昂悔過。自請得除罪。有如不悛。然後免昂官。絕貢。梟禿以狗未晚也。給諫蔡汝賢怒。長昂佯爲敗北。伏山谷爲應。兵書奏甚悉。是後長昂遺小一千扯逞等十八騎。携弓箭腰刀。往西馳。而兀捏孛羅男撒因帖忽思恐昂犯邊。亟以告漢頃。長昂果犯邊。挾我開市。使步卒五十人。已以三十人。走界嶺中桑堡。殺四人。略十人。已走青山口。天津谷。裨將王子榮鳴砲。追至石匣口。奪獲鐵鍋一口。達箭二枝。木杓一把。熟糜子二袋。

皮襖二件。虜亦射我馬二騎。時將令毋出樵採以墜虜計。一鶚當失律者罪。以請。三月。長昂躬率宗盟款喜峰口。衿甲面縛。請釋禿語在禿傳。夏。御史陳文德奏。青把都欲寇上谷。制置使方逢時奏。察罕兒庄恰欲犯漁陽。頃之。長昂遂藉青把都寇我錦義。於是臺御史吳兌遣夷使鐵寧風諭青把都。令毋佐東虜爲寇。檄到。急還。若營不然者。漢且擊若穹廬。絕若貢市。青把都言。吾無佐東虜意。我來以報怨於朱赤達子。今將軍令至。敢不繫弓而還。惟將軍毋過督我。幸甚。其秋。長昂約狐狸復寇我寧前。以二百餘騎從黑莊。

窠堡入。堡將劉登泰斬首三級，奪獲馬二騎。久之，東虜土仗等並聚兀郎徵長昂，謀欲寇遼陽。昂通事阿都亥幸告漢。漢邊備精明，頃復遣擺言兀分道爲寇，而會伯朱斤亦結連昂，及以兒鄧略寧前，錦義廣寧諸郡。其明年夏，昂益旁近塞，乘夏月解嚴，欲盜邊，往往伏山林，見兵出則還，兵還則出，往來誘漢。大抵先以零騎繞塞，佯爲敗北，道走深林，然後伏從中起。虜帝以此計謀漢，而漢亦時時備之。於是帥百餘騎從古路口，略畜產，裨將劉登泰追奔至關弁山，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二騎，虜亦略漢二人，馬驢一十三騎。我

兵徂小勝還至。至黑山兒。虜果起。兩敵相當。傷九人。馬四騎。已帥五十騎。直奔東關驛。漢追逐之。溝中伏虜百餘騎。又起。賴把總郭大恩。疾力戰。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羸八騎。明甲一副。已帥三十餘騎。從黑莊窠。葦子溝。深入曲河舖。遊擊葛景嶽。追至石匣口。斬首虜一級。奪獲馬十騎。漢兵復疏。捕南廟兒山。至南水坎。斬首一級。於是備兵使李松。請於臺御史張學顏。迺因郵置以聞。其秋永安堡大役。牛馬轉粟相望於道。昂帥胡騎白晝大道之中。劫人而奪之粟。裨將程邦奇。慶戰殺我蒼頭軍十六人。幸得保牛車而入。

堡頃之。胡騎從平川營黑山兒走右營。遊擊將軍王大璋禦之甚力。弗可入。然我軍士死者亦已七人矣。當是之時。速把亥及哈屯委正。反青亦馳遼河。已還走舊遼陽。期長昂及董狐狸。兀魯栢戶。至。計欲東西走。其冬。把都兒忙革兀魯速大會長昂。與黑石炭煖兔拱兔董狐狸三萬餘騎。寇寧前前屯。先是昂倚土蠻以爲重。九合莽忽大莽忽塞哈卜慎。兀魯思罕。兀魯栢戶。寇我錦義。其明年。麟兀反。引黃達子。馳長昂營。祭兵。計欲從哈不趨等。有事於山海關。其明年春。西虜青把都與孫卜賴有積怨。於是同母哈屯及其

弟麟古友。麟古塞哈卜慎帥部夷常捨勞等二萬餘騎。馳昂營藉兵。因爲漢告土蠻變。實欲寇前屯。語在御史安九域疏。自是昂亦漸有悔心。明年己卯。青把都同長昂引只克等五十一家部夷相携款喜峰口者。亡慮萬衆。昂言累世受恩隆重。自稱奴婢。曩與東虜相攻。豈敢奸太師旂鼓哉。頃以生齒日煩。賞賚止及酋長。請增又不見許。歲時衣食不給。惟太師哀憐。爲我開市。永修貢職。於是大將軍戚繼光副將軍史宸坐城上。傳謂昂若旣知漢恩。曩背畔胡爲者。今若悔過。輒請貢。然語言方聞。而增賞之說旋至。可謂

能悔過乎。昂叩頭死罪。然志在增賞。我猶豫久不決。是時長昂漸習華風。多食穀飲酪。食肉必以塩。至夏則服布衣。與漢亡異。大抵昂部多竄西鎮。親戚舊故。貸馬得利。而其甚者。猶得假托冒賞。故無缺乏。我無以制其命。會炒蠻款古北口塞。昂聞卽具番文獻貢馬。凡三百九十有六匹。先是昂阻絕貢道。上詔鎮巡官相機處置。而制置使梁夔龍及臺御史張學顏恐昂有他。於是遣遊擊將軍許卿出潘家口。洪山口。王軫出羅文谷。馬蘭路。許汝繼出臺頭路。李逢時出喜峰路。副將軍孫朝梁出擦崖子。都護朱壽出燕

河路昂竟叩請如初。而制置使因與順天臺御史張
夢鯉並以狀請。上從大司馬方逢時議。詔曰：這
夷酋既服罪乞哀，姑准赦宥。照舊撫賞。以後如敢再
犯着該鎮照王杲例會官兵掃蕩巢穴，不許再爲乞
請。其明年秋，土蠻黑石炭打刺罕聚兵捨刺毋林，謀
欲寇遼陽。於是長昂陰爲鄉導，夫土蠻自花桑峪敗
之後，望漁陽而股栗。今復窺我諸關，自昂始也。給諫
王致祥上書言五可憂，書多不載。其冬，西虜哈不慎
麟古大馳長昂營，椎牛祭天，祝曰：吾大人遼天其祐
之，備兵使李松檄稱麟金兒實爲耳目。明年春，麟古

大丑忽兒青把都老娘千果偕昂二萬騎寇錦州。河東西苦兵矣。其明年夏把兔兒致書長昂及妻松大啞不亥。大畧欲爲父報怨。制置使吳兌臺御史周詠見爲昂所居大寧城或一遜及一馬兔字河車大小興州皆去。速把亥巢甚近。昂旋以書答把兔。卽馳兵至寧前外邊。以寧前依山枕海甚崎嶇。極衝無之而不可入虜也。昂因與董狐狸滾兔及正寇清新興營。遊擊劉登泰追奔斬首七級。奪獲馬十五騎。其秋益引衆旁近塞行獵。數寇我仙靈寺。賴邊備嚴遂解去。當是時長昂受賞於漁陽。而又從西虜寇寧前。青把

都及姪哈不慎受賞於上谷而又從長昂寇薊遼於是大司馬梁夢龍給諫張希臯楊芳議嚴爲禁因風諭三衛毋得藉他夷姓闖入遼敢議令及不如令者亟罷貢市詔可之其冬哈不慎大會長昂及把兔台吉謀寇前屯明年西虜把都隣兀皆提兵走昂營走長昂營二月西虜青把都隣兀皆提兵走昂營又候哈不慎打來欲大入寧前錦義居亡何哈不慎果馳赴昂約皆藉土蠻爲重然後入寇六月長昂及悖折阿只不賴擁一千五百騎入寧前會制置使張佳胤遣謀者張剛曉以漢法昂劍斬之竟與西虜隣忽塞

提五千餘騎而去。令所部皆佗負盔甲，釜鑿鈎槍。曰：有如塞下問，若得言入前屯，及至塞旁，塞行獵出漢不意，然後馳山海迤西，劫塞堡樓臺。既行道逢謀者，馮阿灰又榜掠之。頃之，及至前屯，秋毫亡所利。即日出邊，復使騎東北走視路，志在復入。是時往來者，口語藉藉，或言昂寇大毛山，或言昂阻部夷入貢。頃之，董狐狸竟歛喜峰口。所謂昂欲阻貢，果然。顧狐狸弗用耳。昂遣百五十騎往喜峰口，五十騎往界嶺口。捕人及得人，皆携往牛心山揚揚而去。其六月，寇三山營，頃胡騎四千，馳大興堡，三道溝，乘夜深入高橋舖。

殺四人。鹵一人。傷二十六人。漢馬傷十騎。殺三十九騎。援兵雲翔而至。虜始奔北。我兵斬首虜三級。奪獲馬三騎。備兵使劉易從。以其狀請。其七月。喜峰路皆傳檄備昂。以昂常垂涎小海故也。是時永平備兵使成遜。與大將軍楊四畏。副將軍徐從義。遣千總岳守讓出冷口。劉椿出桃林口。李養性出劉家口。張紹芳出正水峪。長昂果犯我臺頭路。葛藤谷。臺兵舉火。卽還歸。頃之。躬帥一千一百餘騎。從麻地谷。去邊可百餘里。夜半。直奔劉家口。琵琶稍。燕桃。折牆。長西一丈。有五尺。東三丈。有五尺。偏坡一十丈。先以百騎走下。

莊人邊可二里許。殺略人畜四十有奇。而虜衆千餘。皆陳邊外。臺上烽起。鳴砲。遊擊將軍路宰。以南兵馳至戰。虜且戰且退。益吹喇叭。惑衆。南兵執吹者阿木赤。斬之。得首虜凡三級。被金瘡者凡六十餘人。奪夷器凡五百八十有奇。偏將張紹芳亦自正水谷。正將徐從義自挑林口至。皆多捕虜。然後走。我兵追奔至老鴉嶺。望見山林稠密。恐伏虜起。亟還寨。時甲申八月朔也。旦日。長昂引衆至兀。趣倘兔河止舍。昂徧召諸逃者。讓之。以爲若胡畏漢甚。皆退。迢弗前。以致殺我阿木赤。令我如失左右手。皆罰畜產。卽遣夷使告

急青把都冀欲再舉居四五日昂復遣部夷老不失
及阿只伯彥等三十餘人小入盜我桃林羅文谷邊
而喜峰石門太平臺頭松棚之間則又見告矣制置
使張佳胤以旂牌授大將軍大將軍以失律把總李
養性周伯珠及更卒吳伯雲陳元口等梟斬演武所
傳首東塞而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張國彥迺以事
聞上幸從大司馬張學顏議下詔曰薊鎮修築臺
墻原議以匹馬不入爲功這賊夷拆墻進邊守臺官
軍不覺防守何在該路將領偷惰玩弛本當重處姑
從輕徐從義張紹芳都革了職充爲事官管事勒限

力功贖罪。不許巧飾營免。楊四畏。楊紹勳。都戴罪管
事。候秋防畢。日督撫官奏請議處。張佳胤。張國彥。俱
免究。還用心督率將領。整理邊備。毋得疎虞。其八月。
給諫王三餘。及佳胤。皆上書。陳便宜。書多不載。九月。
長昂使部夷桃拜。復藉兵哈。不慎。隣會班。不賴勢。遂
聚衆至四萬。聲欲寇桃林。冷水口。昂舍人洩其事。塞
吏聞之。長昂業已祭蠶。擇本月馳劉家口。盜邊。劉家
口去京師。輕騎可一日至。今遣三十騎。至科里密勞。
視道里。以便驅馳時。上方視山陵。恐虜人犯。於是
御史張文熙。制置使張佳胤。請邊備益嚴。大司馬亦

請如故事。薊鎮制置使聽在鎮經理邊務。不必候蹕。詔可之。是月也。伯桑亦聚兵小興州。已逐水草。至流河。土蠻亦帥三萬餘騎。馳專難。他不能管。候青把都。驍忽大聲欲寇我義院口。於是胡騎並逐水草。壁大寧城。而青把都及老酋婦。政從白言舉兒克迎喜神。亦馳專難。恰儻不浪營。屬塞上烽燧嚴甚。疑不敢進。候昂至。頃之。與西虜哈不慎。青把都及董狐狸等。合兵。分三十騎。車百餘輛。南旁弘草溝行獵。又分哈折卜。賴栢三戶等。二千騎。往桃林冷口。滿都不賴都令等。數百騎。往界嶺羅漢洞。又或四三百騎。或五六百

騎近者二三十里。遠者五六十里。東自前屯山海。西至義院口界。倏往倏來。莫可踪跡。御史蘇鄴以狀聞。上詔大司馬傅論。薊遼以制勝。萬全爲務。其十月。長昂。董狐狸復聚兵。欲入錦州諸郡。昂憤劉家口之敗。而又聞廷議。革賞。且欲往正其罪。常約西虜哈不慎。班不世來等。萬餘騎至營。而以行獵祭天爲名。實欲鈔我寧遠。其六月。董狐狸款塞。關吏譙讓狐狸。與長昂同謀。狐狸對曰。無之。七月。長昂誠諸酋。毋入貢。獨董狐狸不從。是時塞下浮議。或言兩酋報寧前。或言昂及阿只孛來寇廣寧。或言昂約狸往寧遠。狸弗可。

或言昂至厰房。欲與悖折並入。於是制置使張佳胤念狸以他部傲輸我。而昂亦款塞者數。此必他部駕言於兩酋。以激怒我。皆未可知。因問昂部夷小思。小思言昂與小一千酋長伯彥兔行獵遼塞。實有之。而爲此言者。皆那木賽及煖兔之弟。故與昂有夙怨。願勿聽。亡何。狸亦告昂謀犯遼。其明年三月。昂迺益創艾。於是使小羊兒叩關。關吏責送獻人畜。弗內。已復遣其親脫伯阿卜商獻人二口。關吏以爲違約。又數稀復遣還。其八月。昂又使夷娘土阿引六百餘騎叩關。先以人口一十一人。馬十二蹄。牛四角。羊四十八

足。至冬。昂又遣妻東桂。阿不亥。及姪男把速亥。至關。吏見昂親屬。已盡歸降。度無反心。乃告裨將杭大才等。盛陳兵威。開關延土阿那幹入。兩酋婦皆袒跣稽顙。失氣。虜伏前。言曰。昂少失母。畜養於我。我頗以子畜之。得比於人倫。頃以東虜故。勢挾入遼。甲申秋七月。致蒙革賞。繼以部曲。狂觸上郡。自知辜積。當至死。弗赦。阿昂之使。往來塞上。請死罪。凡八至矣。鑽刀說誓。幸塞吏許。我將開賞。所以告語阿昂甚厚。今使者復至。一旦問以東逞。昂誠惶恐。不知故實。而又畏死。遁逃遠舍。必不敢近邊。我衆敢偕昂世父花孛。及妹

子幹保納爲昂謝罪。於是牽馬進。幸爲我獻太師。願賜佛經建廟。并圖記得。永稱藩臣。死不朽。是時副總戎張邦奇。以爲此酋婦謾辭。殊不誠。今告昂變者。豈非董狐狸耶。夫狐狸親昂世父。言必實。奈何而酋婦尚謀謀而咕咕。將誰欺乎。土阿那幹叩頭有之。實非昂故。曩昂父影克。有部曲曰伯彥禿。所居在捨喇虎魯思太。常有積怨於遼。欲必報之。及克不幸死。乃大厭棄昂。弗就昂約束。而加以狐狸。亦染昂事。竟絕市。以故狐狸與伯彥禿。欲假漢法深報昂。今所告皆他人事。不足誅。老妾願以頸血。蚤繫旂鼓。白昂實無變。

者且狐狸所告告昂引二千騎入遼昂所部固不及
二千今在關市者固已八百矣昂方淹淹坐一穹廬
救死之不暇暇有他腸乎願太師財察大才具以語
語制置使張佳胤是日卽遣諜者郭紀趙臣馳昂營
微視昂昂果在營中所言亦如之諜者復問昂胡不
至昂對曰曩獐兔以過聽漢使言竟誘至關市下被
逮昂以固弗近塞今姨姑叔妹盡往矣有如漢許我
我誠躬耕壟畝修善以終餘年願勿過督迺出白金
二兩送漢使爲道里費旋爲備兵使顧養謙郭羅言
因以其狀移制置使及臺御史臣張學顏御史蘇

三臺夙知昂在漁陽時頗效忠實心常受上賞不之絕後以馬年索漢物故我那顏欲執而僇之於塞昂以故懼誅久遠遁竟爲土蠻所說而其妻東桂及西虜青把都大嬖只又再三誠毋背漢度昂此請罪許可許於是奏聞詔下大司馬王一鶚議覆請幸許開撫賞有如復背恩愆惡卽行革賞議勦至所請經廟亦已許可獨圖記大司馬以爲印信類弗許詔從之於是賞土阿以下金幣有差費凡五百七十有五金時乙酉九月初九日也其明年春復增昂流賞金費凡七百五十兩然昂所躬帥至寨者九十餘戶

戶丁不下三五百而已。其夏，昂旋，即使部夷往寧前，闕道路，視邊畜產多寡，以爲謀。遂與董狐狸堵刺兒打來，閔安兀魯孩子約寇寧前。時虜酋伯混、大伯彥、孛羅偷骨、伯彥打來、滿都孛來、杜隆亦帥二千騎寇寧前，而麟金兒、阿只孛來又欲寇前屯。迺東西居二三年。庚寅，土壘台豬起大會，西虜青把都哈不慎，於是青把都及男扯稱阿亥馳昂營，昂迺與獐兒聚兵四萬，欲大入寧前。錦義市夷忒勤捨幸告漢，而制置張國彥以爲青把都故在插漢，我不根，迺我張家口市夷也。此必往東塞，祭先墳墓，或亡他腸，急使誠

諭令毋佐昂反。明年二月，胡騎千餘寇我石門路，木馬峪。塞吏常以遠斥堠爲務，虜竟不得志而還。五月，復馳花塲谷，毆殺吏卒，是歲也。復罷昂市賞，其後一年，銀燈徵長昂，寇我山海關。昂奉弓矢以從。明年冬，昂馳喜峰口挾賞，大將軍張邦奇、詳許昂增布帛七千七百疋，因誘通事張五烈等二十五人至義院口講賞，醉而殺之。上功幕府，於是御史張允升劾奏事。下戎部問狀，其明年，昂益憤邦奇，引衆犯大毛山，大青山，頃之遣小郎兒二十餘人，捕伏喜峰口，發鳴鏑。中我謀者，斬貴、樊、讓等數人。大將軍王保、副將軍張

提偏裨管一方。丁世用王繼新陳霞連兵追逐生獲小郎兒等七人。小郎兒親昂心膂也。每一出戰昂多資其運籌。今如失左右手。先是穆廟令甲薊門九捕獲小酋長及大酋長如土蠻者。大司馬請大破賞格重爲陞賚。他塞不得引以爲比。於是御史陳遇文如故事請。上從。大司馬石星議遷王保署都督同知。張守愚秩二級。僉事詹思謙項德禎與管一方。陳霞秩一級。丁世用王繼新胡承勳皆得紀錄。明年春昂遣兀魯伯忽及脫伯請死罪。願開賞如初。是日大將軍王保副將軍李如樟請於制置使孫鏞臺御史

李願備兵使方應選項德禎問狀先是漢欲革昂五貢然後許可昂堅請弗從大將軍復使打不亥喇麻僧曉譬以漢法昂以爲非例迺願罷壬辰癸巳賞請自甲午乙未始因獻人畜各四十餘大將軍見爲九塞未聞有新賞弗許而迺甘心於我絕舊賞者漢新法捕者議還死者不得補給後部議請以重輕論於是漢亦還昂小郎兒等四人梟斬阿都赤孩子挨迭卜三人喜峰市前是義院口殺張五烈等二十五人五烈於胡中最長用漢禮優卹之上以大司馬右星議幸許諾詔謂如再復犯卽行永革毋得忘備

賄昂自是補五貢而漢始補昂二賞也。始昂居胡中，最慄悍，奪馬打哈妻，略土里苦馬，毆從弟炒蠻，傷肢體，血骨相殘，頗以昂爲讐敵。曩行獵劉家口，虎擇昂部夷而食，昂常欲膜拜而誦佛悔過，後復劫略，胡爲者昂於是爲德不卒矣。

讚曰

世多言屈夷入寇，蓋自庚戌始，豈其然乎？也先之人，我遼陽花當之人，我馬蘭夫，豈非前事與？嗣是建昌、喜峰、太平之間，歲率以爲常，豈獨兩酋然哉？兩酋受國覆載之恩，拜爵入貢如漢吏，而何昂罪尤甚於董乎？

乍革乍復乍復乍革皆善繼。二祖微意不然豈不能爲王杲之征也。東隣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於三衛有近焉。

猛可真小阿卜戶列傳

猛可真老把都妾也。被逐而走薊州。偕小阿卜戶歲受我馬。蘭松棚撫賞。而以里谷關之役報罷。亾何西虜哈不慎至。於是以甲申秋。遂與小阿卜戶聚兵而起。輒欲詣馬蘭路墻子嶺曹家寨購賞。遂入寇。制置使張佳胤不可。其明年秋。猛可真嬖只妾與小阿卜戶議曰。此必以而黑谷關故傷塞吏心。計莫若遣所鹵漢人。漢人至而不余我賞。則曲在彼。我然後藉而稱兵。未晚也。於是遣夷使通漢。扯得猛可不賴。送漢人十五口返塞上。塞上而度不予賞。則先請命於酋。

長青把都復欲馳里谷關。墻子嶺馬蘭谷捕漢人謀者楊虎。得其狀來告。居月餘。猛可真引衆旁近塞。行獵誠部曲母乘肥大馬。以休足力。復擇日獵窄道兒。然後乘肥馬寇墻子嶺曹家寨。必欲兩路開賞。我始已不然者。則請戰。戰而卽斬頭陷胷。以至死。猛可真曰。吾寧死。死不用悔矣。當是時。猛可真爲主盟。小阿卜戶特爲虎附翼。而我塞上亦久決策。欲引兵往正其罪。而顧恐動一酋婦。則西虜必圍視而起。乃中止。始將軍令。令虜酋得獻所鹵略。許除罪。以故小阿卜戶獻漢人至馬蘭關下。意中戀戀不獨在故賞。且欲

挾我開黑谷關。墻子嶺至慄悍。凶狀矣。佳胤明而習於計。亟使使者曉諭酋長青把都。青把都謝曰。吾實不知故。然亦惟那顏生死之。此酋吾以附之。亡可奈何耳。乃遣夷使告猛。可真彊而聽命。吾且偕通事人伍子等款塞。請死罪。塞上以請。上幸從兵尚書張學顏。覆佳胤議。開馬子松撫賞如初。久之。猛可真自恃親青把都姨母。欲爲諸酋雄。不自忍。竊而歎曰。吾始誓用汝。索兩路賞。何如。今塞上不過還我故物。我遂已。得毋自背前盟而幾怯乎。其明年七月。竟擁衆寇墻子路。嚮水川。殺兵卒四十二人。其九月寇曹家。

寨黑路溝。殺兵卒十人。語在小阿卜戶傳。其明年四月。制置使張國彥。臺御史蹇達。檄備兵使郭四維。因遣官通楊秉正。入猛可真營。猛可真好謂正曰。而第一使者來。遂欲我往乎哉。如必欲我復歸降。則請增我以上賞。我當至古北口議事。正亦謾詞以答之。亾何猛可真躬率百餘騎。馳古北口。語言狂悖。竟如故而詳使大嬖。只代爲謝罪。至問何以贖死者命。猛可真則僅以贖十餘人對。然部夷方擾我曹家寨邊。而亦不聞以一言半辭相阻也。則非忠實欲欸塞可知矣。於是副總李如栢。與叅將彭友德。奮髯若么麼老

棄婦何能爲耳。乃至大言相加。而我塞上精兵如雲。奈何不驅而前。而徒爲婢妾賤人所侮乎。亟帥裨將江應龍。劉承恩。楊孟春。史宸。楊繼祖。黃嘉賓。王承武。逮捕兩酋婦酋長。及通事凡二十三人。於猛可真則漢五子。傳通事猛可卜。賴扯落。章兔。克力札。艾札里。哈扯。老亥亥。打八嘎。惡累。阿卜當。討托漢。討托戶。打哈討。托兒。捨力克。十八人。於大嬖只。則惡卜個遜。阿戶柰。呂通事。孩子。伯戶五人。繫獄。主計者議附歐刀。以狗胡中。久未決。先是猛可真捕我漢人一百三十七口。後獻者及以抵塞上者。得五十二人。它尚執胡。

中將軍幸而下令曰。必矣。八十五人盡還我。我猶能
爲若請。消除死罪。然是時。猛酋已殺我一十八人矣。
我乃把猛酋所親愛者夷五人。縣古北曹家兩關門
口。曰。亟以我生口還我。我以須臾待若於境上。猛酋
懼而亡。所措手足。趨走至傾跌。淚泫然如雨下而去。
去營中。問漢人。後先得六十七人來獻。不足獻真夷
合少大那哈。招兒。罵那班。兔四人。夷婦。桃佳。克振
二口。以贖殺者命。於是按驗生口。多以它時所鹵略
充數。今新者不至三人而已。猛酋乃復遣夷使哈答
大通事阿都赤。請曰。異時所鹵。而以水土之不習。或

死亾卽非死亡。亡走走至中道。而或爲他部所遮留。以故不得如其人以獻。唯那顏財察於是釋惡卜個遜五人。以大嬖只猶未寇邊也。而夷使叩頭請質夷議者以爲宜擇其所親信者八人。質馬松兩路。而解十人繫。它真夷六人猶當誅以示明威。而臺臣蹇達獨以爲彼虜酋。旣捐六夷以贖罪。則此捐者故棄之如死。而況薊遼狡夷。動以它鎮夷人幼年被畧者。假充真夷。已成故事。而我復藉以示威。徒中虜計。于虜何威哉。乃并皆遣還。而以質夷十八人。分爲三班。以次質古北關。得往來胡中。第非虜酋索所親信者。勿

與易。至夷婦二口。則以室士卒之無配者。法既行。猛可眞復躬至關下索故賞。塞吏乃召大嬖只。並至演武所。曉譬以漢法。兩酋婦皆長跪。邊吏呵叱詞至倨。兩酋婦俛首叩頭。然猶懼我以計擒殺之。汗出透衣。是時馬松。尖夜四人。尚爲虜留。以故督臣竟不予故賞。必尖夜至。然後故賞可請。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覆督臣張國彥奏。詔可之。諸將吏皆紀復職如故。先以黑谷關故免官也。前事虜中以捕我尖夜爲奇貨。每得尖夜。塞吏輒私以財貨論贖。至是捕夷以索鹵者。虜乃還我八十餘人。此八十餘人。淹淹腥臙中待。

斃。幾數十餘年。自以爲死胡中。不復見漢官威儀矣。今一旦得還故土。皆大喜過望。叩頭謝塞吏曰。吾等死而復生。乃將軍明威也。於是率爲笑樂。扶携而去。小阿卜戶青把都部夷也。亦受馬蘭松棚撫賞。按副總陳文治遊擊李尚賢言。癸未夏六月。小阿卜戶帥八百餘騎。恃鈎杆木梯。奔黑谷關道夾溝子。鳴砲於。是尚賢馳救。則虜騎已至關下。而以其半攀墻而上。它皆阻高以爲險。發鳴鏑射關中。關中鎗砲火箭。矢石並發如雨。而北小臺及東石崖臺。夾城而攻。亦如之。自寅至卯。虜射死我卒二人。傷二十二人。捕四人。

我所繫殺虜甚多。虜皆輿尸而去。棄遺鈎鏃弓矢夷帽。皮水袋充塞道左。相引伏夾溝子溝中。誘我師。尚賢追逐至三道外邊。見道狹。馬不得成列。恐墮虜計。將軍乃下令班師。始入塞。是時部使者李植行邊。所聞與虜實深入二十里。關中被虜破殘。馳黑谷關。椽瓦戶牖多所傾圮。人畜離折。而峰臺寨及燒香寨。馬廉寨尤甚。殺士卒鄭忠等二十餘人。男婦十餘人。鹵李仲得等三十餘人。馬驢亦如數。於是以書案論之。而制置使周咏及臺御史翟繡裳皆上書言燒香等寨殘毀有之。然皆曩時總戎戚繼光并而爲者。非虜

騎敢深入也。上幸從兵尚書吳允議。詔部使者大會督臣驗問。頃之。部使者植復以書請。上特遣使臣往問之。書多不載。於是詔御史江東之馳黑谷關問狀。已復有詔。詔大司馬有如督撫規避扶同。庇下罔上。令指實叅奏。因罰守臣繡裳俸半載。其秋制置使咏都御史繡裳自以不職請予告。上不可。自是之後。給諫馮景隆。張昇思。御史詹事講皆劾奏斯事。則又謂小阿卜戶延引諸虜。不至百餘騎。如入無人之境。事下大司馬覆奏。上幸賜之以詔曰。邊事重大。將才難得。若大將盡忠奮勇。替朝廷出

死力的。却誤浮言。橫加抵斥。反不如避事偷安。可免
訾議。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作士氣。李成
梁。封爵如故。調景隆外任。頃之。給諫楊芳。又見劾矣。
而繡衣亦再上書如初。居有頃。御史東之。乘傳到塞。
於是大會備兵。使費堯年。于達真。倅楊廷柵。司理宋
伯華。孫瑀。項復弘。並馳黑谷關。見兩山對峙如闥。又
皆高峻。且城居中。以爲得天險。倘數十人守之。卽萬
人猶莫敢過。何況數百么麼小醜乎。先是虜以三鼓
入關。關卒金子明等五人斃。睡。倉卒爲虜騎所殺。慘
而關中或一家四口。及三口以上。甚慘。陳文治恐江

使君覺。乃遣裨將齊鳴鶴。先期掩埋諸尸骸。甚至焚燬。以滅其跡。而又陰告諸死者戚屬。毋得成服。及悲號。東之幸得其姦。至期。微使使者持刀鋤。掘所掩埋。得九尸。按驗。果皆被金瘕死者。乃按陳文治。李尚賢。罪當斬。而徐鳴鶴。及方臣。汪道化。張崇謙。扶同欺罔。大不忠。上有詔。詔御史逮問。罰楊四畏俸一級。督臣詠。臺臣繡裳。俸半年。居亾何。文治尚賢。從獄中上書。深辯其事。而給諫田疇。以爲不宜乘機展辯。劾奏之。上於是不可文治等請。其明年秋。小阿卜戶復從猛。可真挾我開馬蘭路墻子嶺。曹家寨。賞而制置。

使佳胤以爲小阿卜戶待罪之日久。方令其款塞以謝罪。我縱憐而許諾。法當從青把都入。今奈何藉兵西虜。而堅要我以必不可開之牆曹。而況不專言二二路。乃復雜以馬蘭乎。此其計欲誘我東西疲于戒嚴。可知矣。乃上書請豫發年例十萬以佐邊餉。幸報可。已給諫王三餘亦以書上。大略以青把都咎不慎。皆我中三邊市夷。一旦假馱米祭神之說。東行以擾我邊。遂合兵六七萬。欲以佐鬪。抑何慄悍也。宜嚴爲備。語多與制置使同。其明年八月小阿卜戶自度漢法嚴。欲復得撫賞。然非款塞請死罪莫可者。於是引二

十八騎。借夷酋他喇亥等。馳寬佃谷。請於關吏盛
庄曰。猛可眞。嬖只。請命于那顏。而會吾以佈種。伏在
床蓐。未獲。就見。今痘痲猶存。非敢爲面嫚語。以相欺
也。幸那顏復我馬。松故賞。先是猛可眞獻所鹵十五
人。已復議獻一人。未至。以故不許諾。小阿卜戶復進
曰。極知那顏今不開黑谷關賞。誠願積功勞。察胡中
聲息。馳告塞上。埃諸異日。姑且請馬。松故賞。而甘心
焉。是日設帷焚香。鑽刀銜刃。以爲那顏。倘謂余言不
信。余請徵惠於。天皇上帝。實式臨之。所不竭犬馬
而有它。曠者。天刑所不赦。制置使佳胤。幸可之。因郵

置以開。詔開馬松二路撫賞。然小阿卜戶則宜戴
朝廷之榮施。畏。天皇之明威矣。明年八月小阿卜
戶栢桑等復帥三百餘騎。道窄道兒。紅門川。夜半乘
山捕我簽兒嶺。陡子谷。舊城頭。嚮水川。城子谷。兵十
人。旦日。二百騎復至。大會於栢彥塘。并皆走嚮水川。
嚮水川去關可二十里。去青羊嶺出口可五十里。路
將李信新從本口。北山建榨木數層。直接河以南。而
令蒼頭軍五日一更。外地四平方開種。賴以備哨瞭
之所不及。以故諸虜騎不能馳。乃虜亦善於用奇。忽
上北山壓我師。我師不幸。居其下。又寡。被圍困。虜復

從外夾圍而攻。衝圍捕蒼頭軍程保兒、李黑驢等三十二人及田野收禾者，殺鍾天祿、蔡永等七人。獨王計哥、王安、劉用身被十餘鎗，帶傷奔南山。虜竟追之。及至谿牙山，則大兵已出塞矣。虜望見漢將軍旌旗冉冉如自天而下，甚都皆懼而遂走。幾懾魄。於是制置使王一鶚請復罷馬松賞，因諭本酋獻所鹵畧兵士及渠魁，庶得以悔過伏罪。其九月，猛可真行獵窄道兒，乃與小阿卜戶約，約以月明寇黑谷關，墻子嶺。於是塞上議臺、黑谷溝、大谷山矣。是月督臣一鶚臺臣達幸從備兵使郭四維請，乃遣軍士六十七人治

臺而小阿卜戶亦帥部夷六十。詳言行獵。乘夜半僉卒至。諸軍卧榻。殺常林程均祥等十八人。傷楊正劉公二人。諸軍皆下坡走。引去。於是御史傅光宅。及給諫顧九思。以其事奏。上幸從兵尚書張佳胤議。免裨將史宸。楊繼祖官。令其立功。左遷田汝經秩一級。而曹長在。及劉中立。史永昌。顧培基。王一正。汪印。張效良。下御史逮問。其明年二月。左司馬石星。請大修曹塘二路邊。其八月。猛可真帥百餘騎。寇古北口。我師捕獲二十三人。語在猛可真傳。於是復史宸。楊繼祖官如故。它皆紀錄。

讚曰

猛可真老棄妾耳。窘困而走我東塞。遂至合小阿卜
戶。寇鈔我塞上。二已時。則馬松之撫賞。謂何哉。善哉
乎李將軍。執諸酋以索所鹵略。兩酋於是赤面而始
就故約。而後而知異時以金帛贖鹵者。非也。語曰。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蓋塞上數數受老酋婦之蠹矣。

大嬖只炒蠻列傳

大嬖只乞慶恰棄妾也。壬午春，偕炒蠻挨兔必來漢，倘不能，索我古北口馬市，而會吳兌爲制置使，以爲故事。古北無馬市，亡已許谷中邊，令毛困得市馬百匹，毛困者，乞慶恰子也。中邊不可，諸虜騎乃以六月乘隙，捕我兵士將戚金十六人，及邊外諸廝馬者，事聞，上有詔，詔御史逮問，當路陳泰、蕭如蕙，罰陳文治俸三月，張崇謙二月，以出關牧放違禁，招侮故也。於是臺臣翟繡裳備兵使郭四維，下令罷大嬖只撫賞，而使通事人周添祿、李誨出塞，曉譬大嬖只以漢

法若等急出所鹵以獻我。我爲若等請謝。除前罪。不然者。大兵且莫且至矣。其九月。大嬖只始遣夷使合泥赤馬喇亥郎。通事欵關。然語言狂悖。至不敬。而我裨將曹籃。彭友德。葉思忠。王鐵塊。錢應祥。陳子成。竊意此鹵託名請欵以窺我。我宜儆烽火。虜酋於是得我邊備嚴懼。誅復使使者詳言願獻所鹵略。索故賞以緩我大兵。然而各力箇及呂通事楊通事。羅通事。倒布三勿兒托合赤七騎至。復挾我祭天。接風。且所言倨侮。則如初矣。於是偏將軍李如栢。逮捕各力箇等七人。繫獄。是時塞上陳精兵三勿兒徧觀如雲。乃

釋。因遣去。趨還我漢人及馬騎。是日塞吏與三勿兒期。期而不至。吾且斬各力箇等。以狗面胡中不而歎也。頃之。大嬖只果旦莫惶恐。恐我刑各力箇。各力箇親大嬖只甥。於是後先獻所鹵十六人。漢人姚聰。趙志道。以贖物故者二人。命馬二百有五匹。而制置使張佳胤新到官。督事。法必欲獻首事者。然後可。大嬖只乃膠致倡桂子可都赤二人。古北關來獻。并皆鐮鏑赴演武所。如栢欲加以毆刀。諸夷皆邏叩於股掌之上。唯將軍赦我死罪。誠願鑽刀說誓。誓不敢復入塞。於是請於制置使釋羅通事三人。獻夷二人。僅執

各力箇等三人。姑竦異日居亾何。炒蠻使使者爲大
嬖只席藁謝前過。制置使因遣各力箇還巢而爲大
嬖只等請復故賞。詔可之。久之。猛可真起。大嬖只
陰佐以亂。乃陽爲代猛可真請謝罪。邊吏以語言不
敬。乃捕及大嬖只使者。語在猛可真傳。於是乎大嬖
只亦著名塞上。塞上視兩逐婦。殆如虎狼也。

炒蠻伯彥帖忽思第二子也。授我都指揮秩。居朶顏
久。隆慶初。土蠻把都兒後先偪起遼左。炒蠻輒使使
者上飛文。于時猶稱保塞吏乎。明年。速把亥爲主盟。
遂徵炒蠻把都兒等。連騎並寇邊。於是炒蠻遣夷使。

馳義院口迤西視道路而給諫歐陽一敬張鹵乃按
臺臣劉應節書上邊計至悉居二三年壬申炒蠻始
與腦毛大滾兔董狐狸治兵復欲入寧前塞其明年
上幸改元癸酉矣董狐狸等退而逐毛挨兔水草曰
吾來爲炒蠻報宿怨然志實在我前屯及柰林冷口
也給諫張書於是上赤白囊令備邊其後丙子夏炒
蠻盜我鴉鶻菴邊鴉鶻山西盡窟窿東盡盧家安楊
木頂長可六里縣崖峭壁唯是近寨絕頂一口闊可
八丈我以女牆堵之人跡罕到以故迤東西敵臺皆
去口二里而烽臺五座亦半居山下而加以南兵守

之亡何。兵士日以樵蘇往來口上。遂成間道。道可容足。勢得攀援而上。炒蠻歲稟食我古北口。知地形。而會六月霖雨。墻頽炒蠻遂窺隙而起。於是帥七十人。夜半踰口入市。扣門戶。詳言延綏客兵寄宿。以誘人開戶。既得門戶。則排闥直入卧內。殺潘仲文等十人。鹵趙洪妻等十三口。傷潘虎等六人。市皆大驚。鼓噪而烽臺兵覺。鳴砲當路將死。宗儒亟提蒼頭軍百餘人馳救。虜退而走。故道出口。宗儒追逐至十八盤山。去邊可百餘里。虜先期則已伏溝中矣。而獨以馬牛出牧誘我師。宗儒於是奪其女一口。牛四頭。米三石。

有六斗。兵士趨宗儒還師不可。竟引兵復深入。行至捨喇智。伏虜忽倫卒四面起圍我師。我師寡不當鳴鏑。遂中宗儒。及兵卒湯克寬。是時千總高大朝。蘇學奮救。亦被金瘡。與兵士死者。則又十一人矣。賴副總張臣。徐枝。及遊擊高廷相。李如楸。劉楫。兵得解圍。引去。頃之。臺臣王一鶚。檄備兵使錢藻。得其狀。以請。因劾奏當路將事。下大司馬譚綸覆奏。上有詔。罰一鶚。戚繼光俸三月。左遷錢藻。張臣一級。而以高廷相。丁茂。屬御史逮問。給諫裴應章。乃後先上書。請嚴鞠問斯事。書多不載。其十一月。炒蠻獻所鹵。告請謝。

罪。先是將軍令罷古北口撫賞令以渠率來獻。然後議請復。於是炒蠻大嬖只引千餘騎待罪鋒尖而遣通事人小李兒等白鴉鵲寨之事。我實遣七十騎伏口外捕人。以爲增賞地。則有之。後至乘隙鈔內邊殺將覆卒。此皆諸零騎不用命之過。雖然捨喇智之戰時諸虜急起林中。倉皇計畫無所復之。奮死發鳴鏑。以求自解免。夫惡乎知誰爲大將哉。唯是嬖只度漢兵必旦莫且至。懼而發難。將軍又馳告喜峯口。徵夷兵爲嚮導。我衆十一家。是以不敢復索賞。居恒怨嬖只。痛入骨髓。嬖只於是干馬五素。願以死請。自以爲

可幸無罪。不意馬五素畏塞上烽火嚴。不敢至今。且待死於獨石外邊。而出渠率阿都赤。猛克固。及繫周。熬八孩子。阿刀赤。黃立溫。固赤孩。散馬戶。敖喇赤孩。子。哈赤兔。小子。窩扎赤孩子。阿都赤。十七人。并所鹵漢人。李二哥等。一十九人。馬二十一匹。器械八副。如將軍約。唯將軍待以不死。復我撫賞。我何惜。喫土鑽。刀以爲誓。於是偏將軍張臣谷承功。遊擊將軍李如。檄既受降。告於制置使楊珪。於是以其狀。請屬兵。尚書綸奏。上幸復嬖。只炒蠻撫賞。而以阿都赤等。梟斬鴉鵲菴。賜吳兌金三十。表裏二之。李如。檣十五。

金其明年正月。綸謹按御史劉良弼覆驗斯事。當失律者罪。因贈苑宗儒蘇學高大朝等諸死士者爵。

詔可之。其二月。炒蠻換台。必兀路進。上馬三匹。於

是議以是年秋爲始。赴喜峯入貢。予賞賚如初。居歲餘。已卯春。大嬖只借小阿卜戶。炒蠻復欲並起寇我古北口。迤東及曹家寨。夷人刁兒志。火泥赤來告。亾何。虜騎果襲我栢嶺安邊山。擦肚嶺。略王用等十五人。而以邊備嚴引去。我師擊其歸路。行至葦子谷。道逢炒蠻。躬率五百騎。轉戰擊破之。斬首三級。傷二百人。獲生口。老起太孛周亥那狐狸鐵娟那尺戶。小拜

敖把石榴兒。把兒赤麥克。李卜大計扎等十五人。奪
獲馬。它駝十八匹。夷器一百五十有奇。殺賊皆騰山
而走。走如蜚。我師乘勝追逐六十餘里。山林險阻。始
罷兵。事聞。於是大司馬方逢時請論制置使臣梁夢
龍。臺御史臣張夢鯉。總戎臣戚繼光。備兵使臣岳汴。
副總臣李如標。臣谷承功臣杜桐以下功。上幸賜
金幣有差。而炒蠻大孽。只貢賞。則復謝絕弗入矣。老
起太等。加以錮鎖。桎梏交手足。繫獄。竅獻所鹵。得除
罪。久之。老起太段通事。那只戶。卜拜麥克。李卜大把
都赤。夜半乘獄吏中酒。睥睡。越獄如脫兔。邏騎追者

四面捕獲。麥克索卜。大把都赤。段通事。僅遺二酋。大索塞上十餘日。不可得。於是兩臺皆一切請諭如法。其六月。炒蠻大嬖。只挨台。必遣通事人。邢兔獻曹家寨。所鹵漢人王海等十三人。已復遣瘦恩累腮猪戶伯哈喇。不婿鐵伯克。手持骷髏及犬血。請爲誓。以曩時喫土鑽刀。不足爲信。故也是日炒蠻請復賞。及索老起太等。甚悲哀。唯是督臣梁夢龍請於上。得解老克太等繫生還。而逃夷亦毋搜捕。復炒蠻撫賞。上幸。詔邊吏曰。毋容奸徒。尅滅措勒。致啓弊端。虜酋若再掠人挾賞。梟斬以徇。然則諸虜酋聞而變心。

易慮凜凜奉 漢天子威命可知矣。其八月炒蠻貢馬如故。後乃復佐大嬖只。趕兔以亂。何哉。乍叛乍降。反覆如禽獸。曩者長昂毆之。傷肢體。君子恨其不發。自斃也。

讚曰

余聞之曰。薊門以險爲邊。墉臺聯峙。而虜騎時復小入塞。何哉。而說者曰。邊長二千里。有險易。易者通大舉。險者通步賊。唯是大舉易禦。鼠竊難防。信哉。是言也。大嬖只炒蠻之屬。夫非我市夷與。乘隙盜邊。歲歲有之。余又聞撫賞費。我已增至二千五百餘金。而諸

虜曾無厭心乎。朝德而莫仇，東賞而西寇，甚乎哉。諸
酋幾自倦，不然夫豈不知漢法之嚴峻也。

趕兔倒布列傳

趕兔黃台吉子也。母所居在滿套兒。爲薊門屬夷。以故得部長男公男其男等。隨母逐水草。稟食於石塘路。白馬關甲申夏。挾我曹家路增賞。當路將表承芳。潘一元。乃齎謀者韓平。偕夷婦小阿卜亥。及夷人大阿都赤。女袍一襲。色布八純。馳告趕兔曰。業已爲若地。得增賞矣。趕兔曰。增幾何許。元曰。至二十分。而趕兔以爲此必二百。漢使者特以少欺慢我耳。於是問使者。幸以實告。不然。十步之內。吾得以頸血濺若矣。使者對曰。曩所言有之。實非敢欺也。趕兔不諾。其明

年四月。趕兔復使使者至當路將。遣謀者任貴往言。亦如之。趕兔以爲襲時已許我。我以爲么麼不足言。今歲餘矣。而賞猶不我予。爲之奈何。女爲我多謝。告那顏。亟治大賞來。不則請以數萬騎蹂踐而塞上矣。六月。果引衆馳曹家路平頂山。殺六人。傷二人。其七月。馳黑谷關。殺五人。而趕兔弟禿喇兔亦顏行。欲挾我石塘路。制置使張佳胤大會御史蘇鄴。罷曹家路撫賞。因劾奏承芳一元驕虜罪。上幸從兵尚書覆奏。言諸路每每私增夷賞。引惹邊釁。積弊多端。詔嚴治之。而一元竟繩以軍法。榜掠之數十。免官。其八

月備兵使郭四維乃與大將軍張臣議議欲執趕兔而會趕兔遣所親愛辛通事大恰刀布各良郎度與出六人至橫索如初於是當路將李如栢羅四聰執之繫獄令趕茵叩關伏罪許獻所鹵及贖死者虜然後得解縛居亾何趕兔獻夷人火泥赤等二口曰請以此贖死者可乎已遣銀乍桃花李通事獻夷人六口而當路將以爲視所鹵尚乏三人不諾已趕兔妻各羅箇雙只引所部塞汗住雙只及其子婦伯顏塞等百二十餘騎至關獻夷人三口於是許以六十四人入關飲血鑽刀誓不復寇邊遂引去其又九月趕

兎見繫夷未釋。且不得故賞。恐邊吏給我。殊猶豫。乃躬帥百五十騎。欵塞。獻真夷狗子。他喇赤老凹兒。阿不恰四人。以次月坐門。語言悲哀。於是釋辛通事等六人於獄。遣還。而趕酋所獻十一人。皆漢人。亦得歸故里。是日始復趕酋石塘路撫賞。如初約。事聞。上有詔。賜張臣郭四繼。李如栢。羅四聰。金十兩。它皆有差。自是之後。趕兎益用。以爲深忿。殊欲報之。特以勢孤。顧未敢逞耳。乙未冬。趕兎乃馳上谷塞。而使夷使詣白馬關。舊口受賞。以示塞吏不疑。因索接風。與過夜酒米。及我予大賞。輒不受。以爲必遲。趕兎至也。是

時王保爲大將軍。度虜酋必有它腸。今當路嚴爲武備。且日趕兔。乃擁千餘騎。分爲三軍。一軍寇正關。一軍寇東臺。一軍寇西臺。於是備守徐光啓。張旆。及千總。盛世孝。鼓行而前。則虜已乘鈎杆上矣。而會我城上兵。矢發如雨。虜至亡所逃。多至中流矢。中道墜杆死。亾何。總戎李芳春。提裨將王子玉。王國。王瑾。劉謙光。兵副總戴延春。提裨將鍾一乾。楊四六。龔汝學。兵雲翔而至。斬首虜五級。奪獲夷器諸什物有數。我兵亦亾六人。男女被鹵三人。傷馬二十四。虜知我有備。弗可下。遂鞅鞅去。去與倒布約。

倒布。趕兔部夷也。始白馬關之役。趕兔欲用以爲報。怨地。弗克。倒布曰。吾可襲而破之也。於是帥三十餘騎。盜邊邊將李芳春。馬魁武。先期爲營。陳家谷。西駝骨。倒布無所施。引去。當復至。時丙申七月也。居月餘。趕兔復遣二百餘騎。盜大水谷邊。是時或告西駝骨。傲。或告小黑谷。傲。或告倒溝谷。傲。備西馳谷者曰。吾獲達箭百四枝。備小黑谷者曰。吾已合南北兵。止之。猶未解散。備倒溝谷者曰。境外化木林。去塞可五十里。迤西寇井連神堂。迤東寇白道牛盆。我軍居中。虜黨不能入乎。頃之。趕兔乃與倒布約。復分道走小黑

谷。及廟兒嶺。我師亦移大小峪。橫河兒。於是伏虜與
伏兵掩旂鼓。溝中相望。而以餘虜攻我黑谷頂。我兵
東西夾攻擊破之。奪獲夷箭百十七枝。我師亦傷三
人。虜度弗能敵。復引去。我師度虜師不久。且復至。於
是遣一軍。軍井連口。一軍軍橫河兒。頃之。趕兎果帥
倒布馳橫河兒。聲欲寇黃崖口。我兵乘夜半。出虜所
不意。僮卒出石嶺關。襲虜營。虜大驚。亡不人人懾魄。
手足莫措。我師多所擊傷。亡何。漢兵援者四面至。大
破之。斬首捕虜凡九級。奪獲馬六匹。牛三頭。皮襖計
什物。亾筭。諸虜皆相率遁走。於是臺御史李頤。御史

馬文卿後先以其來請。倒布始欲以襲我。今徒爲我所襲。君子於是乎謂兵貴用間矣。

讚曰

環薊門而居者。皆我屬夷乎。唯是去邊近。朝夕得以要挾我。稍不可人意。輒攘臂而起。然何可使聞它塞乎。趕兔親順義王子。專倚母黨之強盛。擾我白馬。歲歲已甚。要之虜愈狡。而我兵愈精。計愈工。而我勇愈倍。烏在其爲報怨之師也。

趕兔倒布列傳終